

沙場二十年

楊 森

率二十軍自動請纓

自民國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，國民革命軍蔣總司令任我爲第二十軍軍長，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，我在宜昌宣誓就職，從此以後，我奉蔣先生的調遣，南征北討，萬里轉戰。十六年五月接奉蔣總司令手諭，任我爲第五路前敵總指揮，率領所部十萬，自川東夔巫經鄂西宜沙，直搗武漢，實行武力清黨，曾在湖北監利、新堤、嘉魚一帶，與唐生智部主力鏖戰十餘晝夜，我部師長范紹增，旅長雷忠厚、楊漢域等均受重傷，政治部科長陣亡，然而終告擊潰勁敵，長驅而入武昌附近之仙桃鎮，與夏斗寅部會師，盤踞武漢之共黨及左傾份子爲之抱頭鼠竄，四散奔逃，共產國際發蹤指示，鮑羅廷、汪精衛、唐生智等所領導之武漢左派政權，因之土崩瓦解，「寧漢分裂」之局，從此不復存在。

二十二年江西共軍經中央軍五度圍剿，死傷大半，所據之七十個縣，次第光復。共軍殘部開始二萬五千里流竄，由湖南、貴州竄抵四川，先前有張國燾徐向前一股，入通南巴一帶犯川，我又曾奉命堵截於嘉陵江左岸，殺敵致果，使共軍突破嘉陵江之企圖爲之破滅。滇黔追剿之役，迭在西康寶興之硃沙溪，川邊懋功，大破共軍，共酋朱德險些被我部生擒，在二十四年多，已將毛澤東、朱德殘部驅出，川康黔滇地區，狼狽逃向陝北。民國二十五年，廣西醞釀生變，蔣先生立即調派我軍赴援黔南，向廣西方面警戒，卒因我軍迅速抵達，廣西當局不無忌憚，一場內爭消弭於無形。就在這一年的冬天，十二月十二日，西北剿匪軍副總司令張學良竟中了共黨的煽惑奸計

，悍然劫持全國最高領袖蔣委員長，消息傳出，舉國震動，我聞訊立即公開表示願與中樞採取同一立場，指責張學良不顧大局劫持領袖之舉，徒使親痛而仇快。十二月二十五日，也就是時今大家歡欣慶祝的民族復興節，張學良畢竟被蔣先生偉大的人格所感召，親自護送蔣先生回到南京，聲言甘願接受全民的嚴厲制裁。這是中華民國史上最重大的事件，蔣先生的寬宏大量，是古今中外歷史上所最不容易見得到的。

西安事變順利解決，乃使最爲忌刻中國統一，唯恐中國不亂的日本軍閥大出意外。因此之故，他們便積極部署，不惜挑起中日之戰。

二十六年七月七日，蘆溝橋變作，蔣先生呼籲全民抗戰，喊出了「犧牲已到最後關頭」的沉痛號召。我在貴州，讀了蔣先生的文告直感到熱血沸騰，血脈憤興。因此我接二連三的電呈蔣先生，自動請纓，請他將我所統率的二十軍，迅即編入戰鬪序列，到最前線去和日本軍作戰。

蔣先生立即覆電嘉勉，同時令我加強準備，以便隨時出發抗敵。一個多月以後，到了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，淞滬之戰又度爆發，蔣先生檄調我軍開拔，先到安徽省會安慶待命。他叫我在部隊開拔之前先走，乘飛機到南京出席最高軍事會議，共籌大局。我飛抵南京後，首先見到的是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先生，林主席是黨國元老，知人抑且知兵，他見我的第一句話，便是問我的部隊現在何處，我本人又將作何打算？

我敬謹回答這位諳諳長者，我說我的部隊已經首途出發，目的地是蔣先生指定的安慶。水陸兼程，依我最保守的估計，從黔南進軍經湖南長沙再乘輪到安慶，最低限度要走四十天。

至於我個人，我向林主席要求，我說我是否可以先到沿海一帶去察看一下地理情勢，以及軍事部署。我計劃先到崧滬前線，然後北上青島、開封、鄭州、再折回漢口，和我的部隊會合。

林主席答應了，我便到上海，淞滬之戰正在激烈進行，黃浦江上敵艦排列如山，貼紅膏藥的日本飛機每天輪

番轟炸，想去最前線瞭解一下實際戰況，部隊長爲我安全着想，要我在夜晚活動。夜間我到達最前線，將士們士氣倒很高昂，只是敵人的飛機、大砲、坦克車太厲害，以平面戰術應付海陸空的立體戰，血肉之軀怎敵得過猛烈的轟炸與砲火？白天受傷的將士，要等到夜晚才能運到後方救治，因爲敵人一發現目標，炸彈和砲火就會排山倒海的轟來。這個問題實在太大，我匆匆又乘京滬路車回南京，準備向蔣先生提出報告。

頓悟寺陣地浴血戰

一路上，只見上海的國軍傷兵在往南京後運，前進的後方隊伍軍倒還整齊，就是火砲等重武器的配備實在太少，坦克車，更是寥寥可數。我一到南京便去晉謁蔣先生，我把我在上海前線所聞所見，以及我的感想和看法，毫無保留的向蔣先生報告了。蔣先生說敵我武器優劣懸殊，那是必然的現象，如今我們只能憑恃敵愾同仇的決心，和頑敵奮戰到底！

他叫我仍舊按照預定計劃，多方面瞭解各線戰事情形，我便乘津浦路車轉膠濟路先去青島，沈鴻烈在那裏當市長，他很有新智識，思想見解也高。我和他曾作一席長談，他說他正擔心京滬戰事失利以後，青島無法據守，在戰略方面，我們都認爲沿海一帶，便於敵軍機艦活動的地方，在防務上有極大的困難；未來的決戰，應該是在華中山巒起伏，河流縱橫的地區。我問他對於這次抗日戰爭的態度如何？他主張必須堅持打下去，因爲，他認爲我們與其不戰而亡，曷不戰後而亡？他告訴我，他正在積極準備把青島紗廠的機器，利用隴海鐵路運到開封。

在青島住了兩夜，再折回濟南，山東省主席韓復榘很熱烈的招待我，我在一日兩晚的停留時期，曾經幾度和他長談，簡直談不出道理，我發現這位山東省主席根本是個抱殘守缺的舊式軍人，對於外界的情形非常隔膜，他口口聲聲最欽佩蔣委員長，又把他的兵力和武器拼命誇大。一提到日本人，他就怒目奮袂的說：

「我非要跟他們拼個死活不可！」

跑了一趟山東，收穫不多，由津浦而隴海而平漢，兜了一個大圈子，經過徐州、鄭州而到漢口。沿途所見最可喜的現象，則是各地士氣民心的激昂，全國部隊都在摩拳擦掌，積極備戰。城市鄉鎮，老百姓舉行示威開會講演，「犧牲已到最後關頭」，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」的標語處處可見。這種種團結一致，共禦外侮的表現使我非常感奮，回想自庚子（一八四〇）年中英鴉片之戰開始，我們喪權辱國，割土失地，不知道吃了帝國主義多少苦頭。如今總算到了跟侵略者決一死戰的時候。我猛記起吳佩孚在洛陽所說的那一番話，不覺精神一振：莫非中國睡獅果已醒了！

在漢口趕上了我二十軍大隊，由於軍情緊急，我軍奉命直駛上海，參加大上海保衛戰。鼓輪東航的那幾天裏我忙於分批召集幹部講解，集合士兵訓話。我將我視察前線的見聞，以及抵抗強敵的作戰要點，不厭其詳的告誡他們，我並且鼓勵全軍將士，要確保二十軍的光榮優良傳統。要儘量發揮全部戰力，因為我們參加的是關係國家民族存亡的禦侮戰爭。

二十軍的將士，絕大部份不會出過四川，對於十里洋場，全國第一大會難免十分嚮望。但是我們一到上海立刻加入戰鬥，連上海熱鬧成什麼樣子都沒有看見。前敵總司令顧祝同先生指定我的司令部設在南翔，二十軍除了有一旅人因橋樑被炸毀未到外，全部投入大場一線，負責頓悟寺的防務，退阻正面來攻的頑敵

那真是一場天崩地坼，日月無光的惡戰，相信日本人和我們二十軍一樣，但有在那場惡戰中倖獲生存的人，時今回憶仍還會談兵色變。大場附近河流縱橫，一片平陽，除了砂包戰壕根本沒有掩避，而雙方火力之熾烈簡直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，一進戰壕槍砲之聲就先就震耳欲聾了，漫天匝地硝煙瀰漫，彈道如織。當時友軍已自第一道防線後撤，日軍挾倖勝餘勢，企圖一舉突破我們的第二道防線，溯江直上攻打首都南京。

他們沒有想到突然間挺上來一支援軍，而這支援軍跟他們以往交手的軍隊頗不相同。我軍短小精悍，動作靈活，尤其我那支部隊在四川可以說是身經百戰的精英，作戰經驗比日本人豐富得多，每一個士兵都有單獨應戰的能力，指揮官的調度更是機動靈活。還有，二十軍最大的特色是不怕死，不後退，何況這一次又補充了不少的武器彈藥。部隊裏有一句諺語，說是「新兵怕大砲，老兵怕機關槍」。我那些兵不但連機關槍都不怕，而且因為過去打仗從來沒有看見過這些好武器，今日一見，頭一個念頭就是把它拿過來。因此常有若干人一湧而出，前仆後繼，硬是用刺刀槍托，把日本人機關槍倒曳回陣的精采演出，再則，日本人裝備多，負擔重，訓練的動作過於呆板，我們二十軍是翻山越嶺，涉水渡日慣了的，最是我們人人經過長期體育訓練，那邊一吹衝鋒號，日軍剛剛爬出戰壕不遠，這頭早已跑百米，三級跳的趕了去，刀砍槍挑，殺得日本人跑都跑不掉。

二十軍屹立如山

十月十三日，二十軍接防由盛宅到頓悟寺一帶陣地，當面之敵趁我們在最前線換防，陣腳不穩的時候，上來就是一陣猛攻，他們不知道我們的番號，以為這一次猛撲，最低限度也可以迫使我們放棄防線，向後方撤退。豈料我軍作戰經驗豐富，絲毫不受臨陣換防的影響，士兵一進戰壕，舉起槍來就射擊，敵人傾巢而出打衝鋒，後面的弟兄，乾脆跳過戰壕迎頭一陣劈刺，於是在瞬息之間，我方等於構成了兩道防線，而且由於這麼一波又一波的湧上，反倒奪取了敵軍的一道陣地。

日本人吃了虧，老羞成怒，他們退卻了幾百公尺，進入第二道戰線，立刻槍砲齊作，又調來大批的飛機，輪處轟炸。這一場驚天動地的惡戰，一直從十四日的上午六點多鐘，打到十六日的凌晨三點，整整二十一個鐘頭，硝煙瀰漫，火光燭天，不知有多少弟兄被爆炸的巨響震聾了耳朵。陣地前面的沙包轟平了，他們抬出身旁的戰友

屍體，伏在上面做掩蔽，二十一小時之中，也不曉得打過多少次衝鋒，經過若干回肉搏，吃喝排洩，一概都忘記，即使記起，也找不到空閑來解決。我部的一位團長林相候，奮不顧身，率隊與敵從事白刃戰，差點要衝到敵軍陣線前，一陣機槍怒吼，他不幸吻彈而亡，弟兄們把他的遺體昇回，立刻報告後方，我聽到噩耗，好半天沒有將電話耳機擱回去。

林相候，那個英俊健壯的身影，宛然如在我的眼前，他是我的學生，精明強幹，忠貞勤儉，一出學校，就在我的二十軍當排長，百戰功勳，洵升團長。他結婚時，都還是我當的證婚人，我正希望他能創立事功，他卻在英年之際爲國家壯烈犧牲，當時我心中極爲難過。由而想起他的家境很不好，立刻拍電報回廣安，將我的一座莊屋，連同每年可收三百多石穀子的田地，送給他的孤兒寡婦。這一份私人的撫卹，在當時要值到十多萬銀元。

這一場死傷累累的惡戰，使林相候的一團犧牲殆盡，死了三位營長，三百位低級軍官、旅長、團長、營長受了傷的，還有多位。連師長楊漢忠都受重傷，日本人的損失，也就可想而知，但是他們砲火熾烈，又有飛機助虐，因此，旋不久我便接獲報告，前方犧牲慘重，局勢岌岌可危。

在我的司令部裏，我咬牙切齒，啪的一聲，將電話機丟了，弟兄們的血海深仇，不能不報！二十軍的防地，斷不容失！我奮袂而起，馳赴前方親自率領作爲後備隊的兩個旅，用最快速度，趕往增援。我們抵達頓悟寺附近，前線已呈不支，他們見我統領大軍趕到，歡聲雷動，轉身再作一次猛撲。將近拂曉，靄靄灰雲之下，天慘地悲，戰場上遺屍遍野，受傷者還在血泊裏輾轉呻吟，我們便踏着先死者的血跡，勇往直前，一時只聽到殺聲震天，衝鋒號淒厲急鳴，兩軍交接，刀槍閃閃，這真是一場生平僅見，驚天動地的血戰！萬千大軍，以雷霆萬鈞之勢，將頑敵的凶鋒剎時間撲滅無遺，幾次衝鋒，敵人之勢已如強弩之末，於是他們急急後退，一連讓出幾道防線，這便是我們二十軍用血肉換來的頓悟寺之捷。

頓悟寺之戰，敵人受了重創，日本鬼子鬥不過人，他們就鬥狠，不曉得集中了多少門大砲，一刻不停的向我們的戰壕猛轟，陣地前面大片的土都給打翻了，落彈率之密，駭人聽聞！他們簡直是在沿着我軍的防線，用地氈式的砲擊，發揮了極大的壓力，把我的弟兄們打得抬不起頭，睜不開眼，然而仍還是一寸一尺也不退，就這麼不見天日不知時辰的日夜挨打，我的弟兄們居然整整撐了五天，傷兵運不出來，人也爬不出戰壕去，沒有飯吃，沒有水喝，一砲擊中總要死好幾十人。這五天裏，中外報紙紛紛以大字標題讚揚：二十軍屹立如山！

二十軍屹立如山，使我付出了生平最大的代價，半生心血，一手訓練，和我相親相愛，如手如足的弟兄，二十軍三個師開上前線，到顧總司令下令後撤南翔整補的時候，零零落落，七併八湊，只剩下一旅之衆。

唐生智賈勇守南京

在南翔，我深宵不寐，孑孑獨行，遠處前方，砲聲隆隆，火光搖曳，鏖戰還在友軍支撐之下持續，我想起那幾條填滿碧血忠魂的壕溝，那裏面都是我的子侄親友、鄉胞愛卒，我們同生死、共患難，轉戰四川各地，以至康滇黔湘鄂皖蘇，最後到了上海，才七天，他們以生命爭取空間，以空間爭取時間，對抗戰前途，國家民族算是作了極大的貢獻，然而，對於我，卻在那夜使我慘痛的激出了生平不流之淚！

我自小發奮圖強，一直想要出人頭地，從開了智識，我便不哭。任憑遭多大的打擊，受多大的創傷，我的第一個反應總是如何反擊？如何補救？我沒有閑空想過去哭！因為我知道自己要做的更多。唯有在那個砲聲不絕，月白風清之夜，我哭了，同時恨恨的罵，古詩有一句不通，什麼叫「一將功成萬骨枯」試問古今中外每一位帶過兵的將領，誰不是把自己的將士當作骨肉一般的看待？萬骨枯時，那該是多麼深刻的切膚之痛！

不日，顧總司令命我率部向虹橋機場挺進，以一旅之衆負虹橋機場的防衛。我連忙親率所部步行趕去，時值

晚間，大雨傾盆而降，到了機場，黑漆漆的一片，伸手不見五指，我正在籌思如何佈署防務，兵力少，機場大，平陽遼闊，目標卻又顯著，這項任務對我真是一大考驗。驀地，電話來到，是松江總司令部顧先生打來的，他命令我放棄機場，立刻向蘇州開拔，同時他又特地叮囑我，行軍速度要快，免得被前方撤退下來的隊伍阻礙，我知大事不好，一定是淞滬全線棄守了。

於是將部隊整頓完畢後井然有序的移向松江走，上海市郊，大河小溪就像是棋盤格子，走一段路就要過一座橋，我們撤退的動作還算是快的，一路有橋可過。後來的部隊因為奉到過河炸橋的命令，往往後面走的不及趕上，前面橋已炸了，只好把槍械馬匹全部拋棄，人人爭先恐後的結果，是部隊四零五落，一開而散，沿途城鎮鄉村，秩序爲之大亂。

一夜急行軍，旭陽初起時抵達松江，再往前走了兩三天，才到蘇州。欣然發現我那另一旅由蘇州支援上海的弟兄，由於途中橋樑破壞受阻，又奉命開回去，因而倖獲保全，大家相見，如逢隔世，弟兄們歡呼擁抱，稍稍抒解一些內心的悲憤。

我到總部去謁見顧總司令，總部所在的那幢花園洋房，真是壯麗闊偉，窮奢極侈，一進大門，就看見一個比人身還高的大花瓶，我看它真是價值連城。房子裏面，到處都是古董字畫，陳設的考究令人歎爲觀止。後來我才曉得這就是前清郵傳尚書盛宣懷的故宅。我這個四川革命黨人到過一次盛宣懷舊居，說來也有點因緣巧合，因爲若不是盛宣懷奏議川路收歸國有，激起四川民變，四川的光復恐怕還要拖上點時間，多費些氣力。

大軍轉進，百事如麻，總司令聽說我到了，立刻出來相見。我報告一路上的混亂情形，他只有搖頭嘆氣，吩咐我：「到是你們仍然全師而退，現在，你趕快率部去南京。」當時，南京保衛戰事實上是無法可打的。所以高級將領之中多有主張放棄南京，退到武漢，重新整頓部署，照後再與敵決戰，我認爲只有這樣，才能符合領袖長

期抗戰，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最高策略。

可是唐生智卻在最高軍事會議席上，慷慨陳詞，痛哭流涕，他聲淚俱下，悲憤激昂，連連的拍着桌子說：南京是我國首都，豈容輕易棄守？如果連南京都不守，那麼吾人將如何向歷史交代？等等等等，不一而足，最後他自告奮勇，願意擔任固守南京的重責，誓與首都南京共存亡。

大家再檢討兵力，當時南京還有兩個軍是完整的，於是決定守南京，由唐生智任總司令，同時令我守秣陵關，以便阻敵西進。

旌旗西指退守安慶

我久聞秣陵關的大名，帶着部隊到了那裏，卻是既無險要，更不見關隘，竟然又是一處平陽地。既乏依據，便難於佈署，我請當地老百姓來，好言問他們，這一帶有沒有防禦工事？老百姓回說他們也不知道。移時，我的部下把工事一一找到了，荒草沒胫中，簡單掩體都有鐵將軍把門，一時找不到門鑰匙，我下令把門撞開，於是我們勉強把防務部署一番。

第二天，總司令電話給我，我們在電話中如此對答：

「你馬上回南京來。」

「回南京？」

「是委員長的意思，他叫你回南京，然後再開安慶，委員長派你擔任第二線的防務。」

「那麼，我這裏怎麼辦？由那一位來接防？」

「這些你就不管了，你趕快準備動身。」

夜深沉，月落星稀，將近三更，我下令全軍火速出發，趕回南京。黎明時分，金陵古城遙遙在望，東方天際遙現點點黑煙，有人驚叫：「敵機來啦！」我四下一望，相度地勢立即指揮所部，以最快的速度開入一處小叢林裏隱蔽。總算好，敵機不曾發現我們這個大目標。

到南京，但見人心惶惶一片紊亂，江中所有輪隻，早被各級檢關悉數佔用，我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，才覺得一艘載重五十噸的破舊木壳船。無可奈何，只好先在舊船上設立了司令部。

正在不知如何是好，總司令又來電話。提供一個很好的建議：他說我的部隊可以乘火車由下關到蕪湖，我自已則帶着司令部人員坐那條木壳船走。

那艘破舊的木壳船，載着我司令部人員，在遼闊的江面踱着蠕步，走了兩三個鐘頭，纔只前進了二三十里。忽見後面有一艘快艇乘風破浪而來，瞬刻之間便近了我們的船邊，艇上是委員長的侍從人員，他們請我下艇，因為蔣先生在南京又要召見我。他們奉令沿途追趕，務必要把我找到。

於是我下令部隊繼續往安慶進發，我隻身下艇，駛回南京，蔣先生在那麼危急的時候仍然從容坐鎮，真使我深心感動。他見了我，來不及說話，就叫我馬上去和顧總司令研究研究。

顧總司令問我：

「方才唐生智說：南京既在必守，那麼，所有的部隊，軍需和輜重，甚至於政府公務，都必須完整無缺的存留在南京，你對這件事的看法如何？」

我再一次堅定的表示，南京絕不可守。部隊、軍需、輜重和公物，留下來不是遭破壞，可能就會資敵。

顧總司令聽我說得這麼肯定，連連點頭，然後他說：

「好了，你還是快到安慶去。」

再乘快艇，追上木船，日夜兼程，趕到蕪湖和部隊會齊，計算路程倘由蕪湖乘船逆流而上，要走四五天。如果搭火車繞道合肥，再下安慶，行程反可縮短一半，但是火車在白天裏怕遭空襲，不能行駛。尤其我們到蕪湖時，聽說這一段鐵路已經不通，由鐵路走合肥轉安慶的計劃，乃被推翻。就唯有儘量徵用船隻溯江開赴目的地。

我命人去見當地的行政專員，請他趕緊撥船，以利大軍開拔，派去的人不久回來了，據他的報告，那位專員一聽要撥船的話，當下就眼睛一瞪，率然的回答：

「無船可撥！」

我的副官長聽了以後，便笑着說：

「這些做官的，是要用更大的官派收拾收拾他。」

當下，再派槍兵，把那位行政專員「請」到我的司令部來，由我的副官長親自出面，他像在演戲一般，大打其官腔，說是：

「你不趕緊撥船，我們軍長曉得了，非馬上槍斃你不可。你曉不曉得我們的軍長是誰？觸怒了他老人家會有什麼後果？你不妨去打聽打聽看。我奉勸你，還是特別的小心一點是好。」

幸好這位專員，聽過我的名字，而且他和李實是同學（編者按：李實係本文作者之秘書長），曉得我有說一不二的脾氣，我的命令絕對不容違背。一駭怕，趕緊派了足數應用的船隻來，派船不說，還破費他不少鈔票，自動買了大批鷄鴨來勞軍，副官長發出會心的微笑。他說還是打官腔有效吧。我呢，這件事卻反而憑添了六七年後的一場尷尬，六七年後我擔任貴州省政府主席，這位前倨後恭的專員也派到貴州去，他還是擔任行政專員，和我見了面，談起當年往事，彼此都有點不好意思。

蔣作賓請我幫個忙

蔣作賓時任安徽省主席，教育廳長是四川人楊廉，號思默。由於他的居間介紹，我和蔣作賓不但相處甚歡，而且我還勇于任事，幫了他一個大忙。

在我部未抵安慶之前，過境的散兵游勇，除了騷擾地方，到處滋事，還不時湧入安徽省政府，索糧討錢，搞得蔣作賓無法應付，走投無路。我的部隊一到，正好，他請楊思默再三央我，將安慶地方治安交給我全權負責，相機處理一切。

我說防務部署要緊，等我先佈署好防務以後再說。我將兵力佈置於最前方的和縣、含山、合肥一帶，省會安慶（懷寧）只留一團人，卻把砲兵佈在長江北岸。至此，我喘一口氣，然後再迅速的整編隊伍，利用這個短時間，恢復元氣。同時，我更下令四川後方，儘快運送先已備就的補充兵一萬名，開來安慶增厚兵力。

此時大批湧到的散兵與難民，越來越多，地方秩序紊亂，幾將不可收拾。蔣作賓不斷的求我幫忙，我也深感地方秩序太壞，對於作戰將會成爲大大的掣肘，因此我貼出佈告，嚴格規定維持治安各事。

我規定：傷殘官兵設立指定醫院集合，過境官兵必須儘速離開。散兵游勇也有固定地點收容，供應食住，但必須接受整編。如敢故違，不論是誰，一經拿獲，就地槍決。

佈告一出，全市安然如堵，民衆頷手稱慶，市面也漸漸的恢復。又過了幾天，忽然出了事情，有三名散兵，錯把安慶公園裏的鴛鴦，當做了南京板鴨，開槍打死幾隻，拿到餐館烹調待食，有了槍聲，乃使居民又起驚慌。可是我部的巡察隊迅速追蹤前往，頓時人贓並獲，案子雖小，但是爲了警戒來茲，我不得已的下令把他們拘捕禁閉。

這三名散兵被拘禁的第二天，安慶市面條然靜了下來，散處安慶各地的傷兵，跑得影蹤不見，滿街惹事生非的散兵游勇，居然也失去了蹤跡。那一天安慶各醫院報上來的留醫傷患人數，只存二十餘人。

於是我下令清掃街道，並且召集當地士紳商民開會，即席令飭各行各業各安生理，全部復市。嗣後足足有一年之久，安慶終獲偏安。日寇既不會來犯，當地秩序之良好倍於平時。

事實上，南京守城之役恰如曇花一現，唐生智亂糟糟的弄了一陣，他自己先就跑得影蹤不見，留下那麼多無人指揮的隊伍。軍需輜重做犧牲品，這還不算，日本人在谷壽夫的領導之下，竟然演出血洗南京的大屠殺，奸淫燒殺，無所不爲。六朝古都被殺得民無噍類，日軍的暴行引起國際輿論的譴責，以及我中華民族全面掀起「時日曷喪，吾與汝偕亡」的敵愾同仇之心，日本軍閥在正義與公理之前稍稍萎縮了一陣——還有一個更毒辣的居心，他們以爲我們經過淞滬之役和首都保衛戰，國軍部隊精華犧牲重大，他們妄想重獲比庚子八國聯軍之役更多的勝利之果，等待中國不戰而屈。總而言之，他們打到了南京，就以爲我們必將被迫訂定城下之盟。

這是日人侵華的一大失着，當然不是當日痛哭流涕，誓死守土的唐生智，所能預料得見的。

安慶一年，最迫切的工作，當然是已經損失了的部隊，應該如何補充？這一件在任何部隊長都認爲是最傷腦筋的問題，在我卻是輕而易舉，一呼百諾。因爲我在四川廣安家鄉三年，埋頭建設，全力練兵，廣安附近八縣的精練、民練、和擔任輸送工作的壯丁，不下七八百萬人，他們都是我最忠誠的同鄉子弟。所以抗戰八年無論我轉戰到什麼地方，需要多少兵員，只要打一個電報回去，地方上就會約齊人數送到前方來。稍加作戰訓練，就可以當作正規軍使用。

抗戰時期，兵役還沒有上軌道，所採行的徵兵制，流弊很大，各地有所謂拉壯丁的風氣，農村子弟到處都被拉去當兵的可能。與其拉到不相干的隊伍，反不如自動投效到我部隊裏好些，因此之故，家鄉子弟對於我的征

召越來越踴躍，後來他們爲了避免旅行的麻煩，乾脆在家鄉自己做好了軍服，自己墊付旅費，跑到前方來找我。很順利的，我在安慶前後得到了兩三萬人的補充，仍然還是我的子弟兵。新兵進了營房，熟人親切的招呼四起，這也是一般部隊很少見到的情形。

齊魯大學師生奇遇

在安慶做得最得意的一件事，是協助齊魯大學的遷校，此事純粹自無意中得來，而且完成它也並不怎麼費功夫。有一天早晨，我騎馬赴郊外走走，到了一個花木最多的地方，當時，還不知道那裏就是一座公園。只看見有許多面容憔悴，但卻衣冠楚楚的人，在那裏徘徊躑躅，人人面有憂色，不停的唉聲嘆氣。一看，就知道是高級智識份子，我一時好奇心起，下馬來問他們究竟有什麼事？

他們之中有人告訴我說，他們是山東齊魯大學的教職員，學校因爲抗戰的關係，從青島遷校到後方。到了安慶，由於找不到交通工具，教授學生全部流落中途，眼看食住就要發生問題。大部份的圖書儀器，還擱置在半路上，也沒法運送到安慶來。我當即表示：如果他們需要協助，我願意盡力幫忙。

一羣人漸漸的圍攏上來，有人問我：

「請問您是那一位？」

「我是楊森。」

「啊，原來您就是楊森將軍呀！」他們異口同聲的嚷着，非常高興，圍着我紛紛請求幫忙。我叫他們各人先去準備動身，然後派出八部大卡車，將擱置途中的圖書儀器運來安慶。此外，又派一艘汽船，由他們自己的人領着，足足化了一星期的時間，才把散落在沿江兩岸的教授學生集中，大約一共有三百人左右。

我和他們討論遷校的目的地，他們都說想到四川去，我很贊成，並且建議他們不妨遷到萬縣。因為我駐防萬縣時，司令部的地點很大，還有相當完整的設備，我說我可以去電當地士紳，就把我在萬縣的司令部借給他們當新校址。同時，我請士紳們預爲安排一切。

聽完我的建議，大家熱烈歡呼，教授和學生們可愛的朝氣，使我也深感快慰。我派一隻大船，載送他們，由安慶啓程。後來抗戰八年期間，這一所著名的學府，在四川造就了成千上萬的人才，因此我無意中協助完成的這件事情，豈僅是解決了那三百個人的困難而已。

安徽省政府各級機關，跟我軍合作無間，同時他們都很尊重我的意見。我軍駐防安慶四個月時，安慶警察廳長來電話報告，有一個女間諜在桐城小學當教員，他請桐城縣長把她解來審問，桐城縣長相應不理。他請示我應該怎麼辦？我回答他說，你不要着急，讓我打電話去問問看。

桐城縣長在電話中向我申辯：這位女教員是當地大家閨秀，父母雙親都是紳士名流，她怎麼會當女間諜呢？我說：話雖如此，但是間諜案非同小可，你倒不能不管。倘若你怕事情鬧開，設若誤會，對那位小姐名譽有損，那麼，你就先陪她的父母來和我談談吧。

緊接着，警察廳長送來兩名女間諜案的人證，我一看，是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子，和一個八歲的小男孩。我很詫異的問：這兩個小孩子怎麼可以作證呢？陪他們來的警察，立刻取出兩件證物，一枚有孔的銀元，和一些電報紙條，他理直氣壯的說：

「這些都是從她們書包裏搜出來的，而且她們已經在廳裏承認了，是那個女教員派她們來的。」

間諜案洗雪淑女冤

我很懷疑，和顏悅色問那兩個孩子的話。問了半天，這才明白，原來這兩個孩子是同父異母姊弟，後母待那女孩如同己出，兩姊弟的感情也很好，他們家裏正有部隊電臺借住，報務員丟掉的電碼條，女孩子就收集起來好玩。有孔的銀元他說也是他家原有之物。有一天上學，女孩涉嫌偷人鉛筆，女教員通知了她的家長。繼母罵了女孩一頓。女孩一賭氣，帶了繼母生的弟弟，到安慶來找她外婆。安慶那麼大，兩個孩子又不曉得地址，整整餓了一天，仍還是沒有找到。在街上跑來跑去，東張西望，引起警察的懷疑，攔住一問，他們說是從桐城到安慶來找外婆的，外婆家住那裏，搖頭說不知道，打開書包一搜，查出了所謂的「證據」，於是就把兩姊弟押到警察廳，問話的人拍桌子瞪眼睛，氣勢洶洶，開口便是：

「誰派妳們來的？」

小孩子嚇呆了，同時也弄不清楚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，只好隨便說是某老師。於是安慶警察廳認為事態嚴重認真當匪諜案來處理，拉起電話就問桐城縣長要人。

我把事情弄明白了，真有啼笑皆非的感覺，安慶警察廳長辦事這樣鹵莽輕率，倘若就照他的判斷抓人問審，那豈不是冤枉葬送了那位女教員，和這兩個無知孩子的一生？我很生氣，派人送這兩個孩子回桐城，同時責備了警察廳長幾句，叫他立刻結案。

抗戰初起，是有許多無知羣民，受了日本人的收買，認賊做父，甘為敵人當鷹犬，或刺探軍情，或為來襲的敵機發暗號。而我國軍民，一發現這種無恥之輩，莫不羣情憤激，叫罵喊打，當場被毆致斃的，頗不在少。問題是，果若真的抓到了漢奸，把他打死倒是罪有應得，萬一抓錯了人，那就是天大的冤枉了。

民國二十七年我們在安慶過端午節的那一天，大街上忽然人潮洶湧，喧嘩嘈雜，只聽到不知多少人在叫：

「抓到漢奸啦！抓到漢奸啦！」

我正在街上走，聽後心中怦然一動，立即趕了過去，排開擁擠的人羣，擠到中間，只見幾個怒容滿面的人，抓住了一個早已嚇得半死的「漢奸」。我怕他們亂來，連忙高聲的說：

「把他帶過來，讓我問話！」

人羣中有認識我的，歡聲的叫：

「好了，好了，軍長來了！」

那個「漢奸」拂到我面前時，簌簌發抖，嚇得身體都軟了。好半天，一句話也答不上來。

旁邊有我部下好心的提醒他：

「你不要怕，我們軍長向來不會冤枉人的，你有什麼話，儘管講！」

於是他才囁囁嚅嚅的告訴我，今天端午節，按照當地風俗，家家戶戶都要買點紅布，給小孩子做衣服。他在街上買紅布的時候，不經意舉起來迎着太陽一照，想要看看布質厚薄。當時恰好敵機經過，警察跑過來抓住他，說他在給敵機打信號。就這樣，滿街人都騷動了，憤怒的羣衆，差一點就要把他打死。

我心想，拿紅布給敵機打信號的可能性不大，因為飛機上那裏看得見這一點點紅布？但是衆怒難犯，我還得爲他好好開脫，因此我問大家：「安慶是不是有這種風俗？」

大家點頭承認，說是有的。然後，我再向他們解釋，這個人不可能是在跟敵機打信號，解釋清楚了，我當場放了他，叫他回家過節。這人大喜過望，千恩萬謝，趕緊脫身離去，最後我才勸圍集的羣衆散開。

跟日本人開個頑笑

除了我的部隊，安慶够不上挨炸的資格，但是安慶卻經常被炸，原因是安慶附近有個飛機場。敵機每次轟炸

武漢，安慶是必經之地，敵機炸過武漢以後，假使還有剩餘炸彈，準定全部擲在安慶，多一半是炸我們的機場。有一次，我想跟日本人開開頑笑，找木匠做了幾架木頭飛機，停在機場上，於是那天敵機過境，見到了我們的「機隊」，當即有一架匆匆的折回去，我知道一定是日本人中計了，回頭去調兵遣將。果不其然，數十分鐘後，三架敵機匆匆趕到，輪番俯衝轟炸，炸得認真激烈，把我那幾架本地製造的飛機轟得支離破碎，一時也算不出他們投了多少炸彈，掃射了若干次機關槍。眼見日本人上了我的當，我部官兵高興極了，大家紛紛拍手大笑。這時，那三架敵機正炸得起勁，其中之一驀地俯衝下來，大概是技術過差的緣故，竟衝到了地面，轟然一聲巨響，登時機毀人亡，機頭入地頗深，駕駛員當場斃命，機槍降落傘等等，居然完好如新。

這一個高潮突起，使全安慶軍民興奮若狂，歡聲震野，敵機一走，扶老携幼的往飛機場跑，足有一兩萬人趕着去看敵機殘骸。我心裏也是歡喜，跟着跑去熱鬧，大家正在指手劃腳，興高采烈，突然之間第二批敵機又來了，於是人人爭先恐後，急急奔逃。殘暴的敵人見有這麼多人，怎肯放棄肆虐屠殺的機會，於是連炸帶射，當場炸死二三十人，我算是倖免於難。不過當時的情況實在是相當危險。一喜一悲，最後我竟把頑笑開到了自己身上。

駐防久了，靜極思動，我向來的習慣，每到一處新地方，都要到附近的名勝古跡去走走，在安慶時期，我部下有一個師駐合肥，必須前往視察，將那一師人妥為佈署。合肥有兩位名人，宋代的包文正，也就是婦孺皆知的鐵面包公，以他為全角的戲劇到處受人歡迎。我在合肥就去訪問過包文正公的第四十七世孫，承他拿出許多包公的遺物，給我參觀。另一位名人是清朝的李鴻章，這位和中國近代史關係密切的人物，死了好幾十年，又吃了洋鬼子的虧，他那幢恢宏崇麗的府邸，剛剛被日本飛機炸毀。我策馬繞行一週，那地點真是太大了，斷垣殘瓦之中，彷彿還有合肥相國的流風餘緒。

合肥與安慶間的桐城和舒城是桐城派的發源地，以安徽全省來說，也數這一帶文風最盛，文化水準最高。三國時代的風流人物，如周瑜、大喬、小喬都是舒城人，（他）她們的塋墓還在，我一去的去憑弔。夕陽西下，白楊蕭蕭，徘徊在英雄美人的一座座荒塚之前，默誦東坡鄉賢的：「想公瑾當年，小喬初嫁了，雄姿英發！」不覺心胸一壯！

我所扼守的第一道防線，北起合肥，南抵蕪湖，地區相當遼闊，兵力難免分散。當時中央給我的訓令，倘若敵軍大舉來犯，抵抗相當時間，應即向武漢轉進。不過以防守武漢而言，當以馬當爲長江的要塞，江面坦蕩，過此即可南下江西，西攻武漢。我們的海軍幾等於零，無法在這片古已聞名的水上戰場與敵爭衡，因此我們只好沉船封江，阻止敵艦西上，否則武漢保衛戰就不能打了。

廣西出兵增防，桂軍紛紛開抵我的防區，使我大大的鬆了一口氣。白崇禧、李品仙兩將軍和我在浣北大學開會。我們分割防務，李品仙代我負責合肥一帶，我把我那一師人又調了回來。

在這一條防線，我們還有一支特別「友軍」，那便是共黨部隊抗戰爆發，首先就救了苟延喘殘的共產黨，因爲他們趁此機會，表示服膺領袖的號召：「全民抗戰」！願將軍隊交給中央指揮，領袖希望他們，幡然憬悟，將共黨部隊改編爲第八路軍。八路、八路的名稱，就是這麼來的。

共產黨在安慶設有辦事處，曉得敵軍快要進攻安慶了，他們第一步先派部隊駐在舒城。第二步再派人來和我商議劃分防務。我的防線是從含山、巢縣，縮到銅陵和廬江一線，他們卻要求向巢湖推進，我暗派諜報人員實地去看，所謂的共黨部隊只有七八百人，和幾十條槍，白天不敢露面，行動都在夜間。到達一處村莊。立刻化整爲零，脫下軍服來，跟老百姓混雜在一起，叫人分不出誰是兵誰是民。

皖中土共打個交道

我曉得了他們的秘密，乾脆派人去，說明要看看他們的隊伍。果然他們十分緊張，拒絕我的人到他們防區裏去，我方人員明知故問：

「爲什麼不許我們踏進你們的防區呢？你們不是口口聲聲在說彼此是友軍嗎？」

「對不起，對不起，」共方人員陪着笑臉說：「我們防區裏都是軍事秘密。」

「秘密到這種程度？連友軍面前都不能公開？」

「不能公開，不能公開。」

於是我方人員只好一笑而罷，不看就不看，反正他們的「內容」我們早已調查明白。

二十七年春，敵軍開始全面攻擊，兵分兩路，北路先佔合肥，再陷桐城，將李品仙部壓迫西退。東路用飛機、艦隊和重兵，採大規模立體攻勢，我軍明知不敵，但仍奮勇殺賊，迫他們付出相當的代價。那一場血戰打得很精采。準備撤退的一星期前，我就開始勸諭城內民衆儘可能撤退到武漢，或者是先到鄉下，避一避頑敵的凶鋒。可是老百姓安土重遷，大都不肯走。問他們爲什麼？原來安慶老百姓有錢的多，家家都有產業，有收藏，捨不得也奈何？據說安慶因有鄰近江西景德鎮，那裏是世界聞名的盛產瓷器之地，所以安慶民間古玩奇珍度度收藏之富，僅次於江南天堂蘇州。

快撤退了，一年來的相處，當地人和我們都有了感情，頗有點臨別依依。就在這時，發生了一件極可玩味的滑稽事件，一天，大本營來命令，指示共黨原有一支部隊駐防霍山、岳西一帶，現擬移駐舒城，請我部與其聯繫。不幾天，共黨派代表來了，身穿上校軍服，卻是一個十八九歲，流裏流氣的小孩子，看得我的衛士都好笑。他

走進我的辦公室，一開口就對我說：

「喂，你老哥怎麼樣？」

老哥？這算是什麼稱呼？他把我喊得一愣，直是又好氣又好笑。以他的年齡，他這個稱呼只好向我孫子輩去喊。

所以當時我眼睛一瞪，反問道：

「什麼怎麼樣？」

他有點心怯，趕緊說明：

「我是代表軍隊來辦交涉的。」

我問：

「你的軍隊在那裏？」

「在霍山。」

「你有多少軍隊？」

「我們，嚶——有一萬多人。」於是他開始大吹法螺，說他們的部隊怎樣建制完善，士氣高昂，人人都想跟日本鬼子拼命。這一次強敵來犯他們一定會發揮最高的戰果，把日本鬼子全部消滅。

我不等他說完，打斷了他的話，我說：

「很好，現在日本鬼子就要來了，就請你們去消滅吧。」

直到這時，他才說出辦交涉的目的，他們因為深感配備和給養不夠，就怕單憑人數和士氣「消滅」不完敵人，所以他特地來跟我要子彈，要糧食。

「可以。」我斬釘截鐵的答覆：「你先回去把你們的隊伍集合起來，我馬上派人去點名，看看究竟有多少人，再來決定發給糧食子彈的數目。」

他剛一笑，聽到後來臉色變了，悻悻然的說：

「那不必。」

「不必就算了。」

他還不甘心，站在那裏，批評我，說我故意刁難，等等之類。

「我不接受批評！」我站起來大聲的說：「但是我可以發子彈，發糧食。照我的辦法，把人集合起來讓我點名，不見人，就沒有。」

交涉辦完，打發他走。接着，又有代表來，人數多達七八個，有男有女，要糧要槍，說起話來油腔滑調，不倫不類。我正色告訴他們：

「大敵當前，軍情緊急，請你們不要防礙我的公務。」

割了盲腸兼程入湘

民國二十七年六月中旬，我部奉命退守潛山一帶，那裏是皖贛鄂三省的邊區，地形極為複雜。不久，大本營將我部調駐武漢。

一路撤退，我部秩序良好，人槍彈藥糧秣毫無損失，但是由於友軍撤退時槍械輻重略有損失，方使共產黨的

那支不能見人的隊伍，由幾十支槍擴充到三四百支槍。不過，對於消滅日本鬼子，他們真正是一槍未放。

觀微知著，一葉落而天下秋，我覺得這種現象很值得注意，共產黨參加國軍陣營，他們不打仗，專門要糧要

子彈檢槍支，這是什麼意思？後來在漢口時，我把我的看法報告軍政部長何應欽將軍，他也認為這個問題值得研究，要我隨時留心。

夏日炎炎，抵達武漢，說也奇怪，我每次到漢口，總要出點小紕漏。民國十四年是打獵差點出了人命，這一回剛剛到漢口，坐在汽車上忽然腹痛如絞，無法忍耐，我從小自詡不怕疼，不哭，差不多的痛苦我都能忍得過去。但是這次我疼得兩腳發軟，下不了汽車，我就曉得問題嚴重。在車上，急急吩咐衛士去找軍醫。醫官來了，診斷的結果：是急性盲腸炎。

加速趕到協和醫院，醫院裏早已住滿被敵機炸傷的人，血肉狼藉，處處呻吟。無可奈何，院方請一位廚子騰出他的房間，借給我住，立刻給我開刀，盲腸割了，肚子馬上不疼。但是醫生說還要靜養等候拆線。

靜養了一星期，馬當要塞都失守了，我的部隊已經奉令扼守湖南江西界壤的瀏陽，正當湖南省會長沙的東面。馬當失陷得這麼快，以抗戰初期日軍慣於採取的迂迴戰術，他們可能穿過江西西北部，直薄西南門戶的樞紐——長沙。

我心知自己的職責是何等的重大，長沙一失，西南屏障就被突破，敵人根本用不着攻打武漢，南下衡陽入桂攻黔，西據常德穿過湘鄂黔邊境直搗重慶，那時候我國才真是戰也屈，不戰亦屈了。

一星期後，才拆線，上峯探問病情的電報一再飛來。顯然已經很着急，希望我早占勿藥，早日出院，趕到長沙瀏陽去指揮我的部隊。大丈夫寧可馬革裹屍，豈甘爲二豎所困？管他醫生如何嚴格規定，我非再休息若干時日不可，掀開白被單，我一躍而起，吩咐副官備車，我立刻出發，以最快速度趕到長沙。

到了長沙，才曉得大本營指定我的司令部設長沙，部隊則列陣於平江瀏陽一線，當時張治中方始接任湖南省主席不久，我和他聯絡過了，匆匆駛向瀏陽，因為我急於要和我的部隊會齊。

長沙氣氛緊張萬分，瀏平前線反到草木不驚，這個現象使我頗為詫異。原來那時敵軍忽然改變新的戰略，以海陸空立體攻勢溯長江進薄武漢。十月下旬，武漢三鎮終於棄守，日軍這才下岳陽，進逼新牆河，等於兵臨長沙城下。

於是長沙風聲鶴唳，一夕數驚。

大本營在抗戰時期，將軍事重心置於長沙，可以說是洞燭機先，最高明不過的戰略。因此在武漢易手那一段時期，領袖運籌帷幄，早作決策，不惜放棄許多重要的據點，而自江西、福建、廣東、廣西，檄調最精銳的部隊，佈防於長沙附近。這一點顯而易見，表示最高統帥堅守長沙，寸土必爭的決心。而所謂空間換取時間的戰略，已經面臨「犧牲已到最後關頭」了。

偏偏新任湖南省主席張治中張惶失措，在長沙陷於最緊張的階段，突然想起大本營早先的昭示：「焦土抗戰」，敵蹤未至，正當長沙四境大軍雲集之際，他卻下令放火，把長沙鬧區夷為一片平地，照他的說法是：「以免資敵」。

這一把火燒得真慘，長沙全市幾乎化為灰燼，會集大軍回救無方，只好望火嗟嘆。事後領袖赫然震怒，長沙警備司令鄧梯和警察局長文重孚被槍斃，張治中則立予革職。

攻通山積小勝為大勝

即使長沙燒光了，仗還是要打，集中長沙附近的部隊越來越多。當我在瀏陽時，一部分部隊已經推進到江西的修水，武寧一帶。當我率部開抵武寧之初，有一天我在街頭散步，見到一位鞋匠在為軍人修補皮鞋，我問他

「武寧有什麼名勝古迹？」

「什麼名勝古迹也沒有，」他一攤手說：「武寧人就曉得賭錢。」

我笑了，問他：

「你賭不賭？」

「武寧人人都賭，」他坦然的說：「就連我們江西的偉人李協和（烈鈞），他也很喜歡參加呢。」我聞言哈哈大笑，江西老表，到也有他們樸實可愛的地方。

進駐武寧又被調回平江，時值民國二十八年夏天，中央發表我爲二十七集團軍總司令，曾經追擊共軍，迫其作二萬五千里流竄的薛伯陵先生，出任第九戰區司令長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。軍事長官何以要兼長民政？那是因爲某次高級軍事會議席上有人以古衡今，他說曾國藩當年能够平定太平天國之亂，就由於他以統帥而兼民政，終於收到軍民合一，無往不利之效。

二十七集團軍總司令部設在平江，當時前方積極備戰，加速構築工事。後方則又調來四五個軍增援，從這時起，丁治磐一軍納入我的指揮系統。

打仗，最要緊的是爭取主動，尤其武漢失守以後，日本人氣餒高漲，倡呼皇軍無敵的狂妄口號。而我軍二期抗戰之始，節節敗退，士氣民心，都受到相當的影響。所以我在湘鄂贛邊境將防務部署好了，腳跟立定，總想找機會主動出擊，挫挫敵人的銳氣。並且，使我方的軍心有以振奮，增進抵禦強敵的信心。

二十八年四月十六日，我下令襲擊通山、咸寧、汀泗橋一帶的敵軍。通山是鄂南重鎮，咸寧和汀泗橋都是黃塘湖畔，粵漢鐵路線上。敵軍在這一線，構築有堅強的工事，始終是他們南侵的重要據點。我的戰略，除了扭轉頹勢，殺敵致果尤想在通山到江西修水以北的三都鎮之間，佔領若干據點，從此退可以守，進可以攻。第三個目

標，則爲破壞通山至崇陽間的公路，削弱敵人的運輸力量，減少我軍正面的威脅。

但是，我軍正在部署攻勢，通山方面的敵人，已經向我軍第一九七師發動攻擊，先以一千多人，犯我陣地，經激戰後敵軍不支敗退。這一仗，敵人被我們擊斃不少。有一支騎兵，連人帶馬被我們斬獲十四騎。他們退卻後不久，又傾其全力來攻，砲聲喧天，還放毒氣。我軍奮勇應戰，逼使他們短兵相接，肉搏廝殺，以血肉爲長城，把敵人打得四散潰逃。

由於這兩次小勝，我信心陡增，四月二十日，我抽調二十軍的二個團，編成一個支隊，二十二日由一三四師的向團，一九七師的萬旅，合力發動攻勢。敵人新敗，望風披靡。翌日，向團和十五師的文團，果然不負我望，一舉克服通山城，打死了一百多名日軍，傳來首次捷報。附近一應交通、通訊，被我破壞無遺。

湖北迤南，除了縱貫的粵漢鐵路，還有若干公路，素爲重要的軍事通道。通山以東的南林橋，是咸寧到南林橋和陽新到崇陽兩條公路的交點，地位非常衝要。我軍既已克服通山，四月廿四日，一三四師向團挾獲勝餘威，進撲這個大市鎮，激戰竟夜，斃敵甚多。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知道了我軍在通山一帶的進展，大爲興奮，他打電話給我，請我增調部隊，支援向團，並且再派一位得力的師長或旅長，親臨指揮。他希望我能在三十日九點鐘以前，將南林橋予以克服。

好的，於是我加派四〇一團，由副師長劉席涵負責指揮，劉席涵是我麾下的驍將之一。他帶了兩個團從二十日打到二十九日深夜，南林橋依然屹立如故。時近拂曉，他焦急萬分，唯恐違犯我的軍令。因爲，天一亮的時候，敵人砲火不但加倍熾烈，而且命中率益爲準確，飛機和坦克車，尤將縱橫無阻。在白天，我們成功的希望更趨微弱。

楊幹才勇克南林橋

黎明前後，劉席涵在前線長吁短歎，徬徨無計，當初沒有料到，南林橋的工事會得這樣堅固；敵軍的兵力竟然如此雄厚。我所規定的限期一到，軍令如山，劉席涵就怕被我正法。他正在憂心如焚，驀地，一抬眼發現天降大霧，縈迴繚繞，那層層疊疊乳白色的大霧，已將南林橋全部覆罩，僅僅露出幾處高屋的頂，和一些大樹長竹的尖端。

當時他真是喜出望外，大霧迷漫，使敵人的視線不清，這豈不是天助我軍？他興沖沖的立派向團長，親率胡、彭二營，乘這場大霧，悄悄逼近南林橋。然後齊聲吶喊，一湧而入。霧氣中，敵人不辨東西南北，被我軍斬殺無數，就這樣，南林橋此一重要據點，在我限定時刻以前，落入我軍掌握。

然而南林橋的戰略價值太高，我們誓在必得，敵人更不甘於輕易放棄。霧之晨奇襲成功的第二天，日將岩田，親自率領了二千多人的大隊，全力反撲。我這邊，由於早已料準敵軍會有這一着，我調遣我的姪孫楊幹才，統率他的一三四師，星夜攆趕，馳援南林。果然，岩田的大隊一到，楊幹才的前兵亦至，雙方一陣惡戰，楊幹才的迎頭痛擊，打得岩田落荒而走。

從此，開始了整整一個月的拉鋸戰，五月三日，楊幹才掃蕩南林橋外圍，親率第四百團、第四十二團，襲擊黃花尖、銅盆嶺的敵軍自正午十二時打到第二天上午九點，硬把這兩處的敵軍擊潰。八日，威寧方面的敵人傾巢來犯，想要奪回南林橋去。幹才肉搏殺敵，斬首數百級，他部下的向團長，趁勝夾擊連斬日軍三百人。這一仗，因為幹才衝鋒極猛，不給敵人立足的機會，使日軍的飛機大砲、毒氣坦克，一概失卻其作用。因而成了雙方血肉相拼的硬戰。我那些勤于運動，練過武功的官兵，於是大顯身手，殺敵盈千，而我部的傷亡，卻僅僅只有兩百人。

左右。

日本人吃了這次大虧，眼睛都氣紅了。第二天，他們再接再厲，以四輛坦克打前鋒，一百多名騎兵狂颯般的衝來。後面還有兩營步兵，攻擊目標是幹才的側翼，幹才沈着應戰，又將強敵擊退。接下來，自五月十二日，至廿三日楊幹才奮戰不屈連敗敵軍七陣。於是報章騰載，捷報紛飛如雪，武漢棄守以後，至此，舉國士氣民心，大為振奮。

但是，血肉之軀，畢竟不是鋼鐵鑄成，楊幹才自從馳赴前線，浴血苦戰，無時或休，前後歷時已逾二十多天，他每役躬與目不交睫，身心疲憊，幾乎無法支持。再加上殺敵三千，自損八百。敵軍是用輪番戰術從四面八方來攻，而幹才則孤軍奮鬪，等於圍在核心挨打。他所帶的一三四師傷亡相當的衆多。種種無可奈何，我只好三令五申，要他暫時退卻，以便整補，因此他才逐次的退到夏舖、新豐一帶。

楊幹才真不愧爲我家勇將，他遵從我的命令，讓出南林橋，纔祇一天，休息過了，不及整補。五月二十三日，他立即回師反攻，從拂曉時分打到午後四時，竟將大來山、長嶺、羅成、羊角岩、芭蕉嶺等外圍據點，全部攻克。同時他更以三百餘人的傷亡，換取了日本人五百多具遺屍。

又二日，他約同一九七師丁柄權師長，分兵兩路，前後夾擊南林橋。廿九日敵人矢志拔除這個心腹之患，大舉進犯白沙橋，企圖切斷幹才的後路。幹才卻能制敵機先，分兵堵擊，他還玩了一手計策，勘定日軍必將入據的大屋雷家，預先埋下一些地雷。當夜敵軍一個運輸隊果然進入雷家住宿，地雷爆發，轟毀了好幾車的輜重，又炸死敵軍三十多人。

岡村寧次大舉來犯

五月卅日，幹才神威大發，再度克服南林橋，自此，日軍聞楊幹才之名傷膽，國人都知道我有這麼一位英勇善戰的好姪孫。楊幹才開始在無數國軍將領中，嶄露頭角，一舉成名天下知。湖南有一家報紙，除了逐日連載「楊家將」的長篇報導外，其後並出有單行本。因為二十軍裏，我家子姪孫輩極多，他們都有其可歌可泣的事跡，足資流傳。

楊幹才苦戰一月，迭次告捷，除了殲敵數千，讓國人對於我軍戰力恢復信心，攻克了鄂南要津南林橋，使敵軍運輸系統、戰略部署爲之紊亂之外，他還有更大的一項功勞，厥爲迫使第一次敵軍進犯長沙，因而展緩了將及半年之久，於是我方得以從容佈署，自此接連下來有了三次長沙大捷，初步奠定抗戰勝利的基礎。

第一次長沙會戰，始於民國二十八年九月下旬，日敵集結進攻的兵力，計有第三、第六、第十三、第三十三師團，共達十萬人之衆。敵方的主要將帥包括後來當到駐華派遣軍總司令的岡村寧次大將，以及日本名將西尾壽造，板垣征四郎等人。我方應戰者，厥爲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、參謀長吳奇偉，與集團軍總司令關麟徵、盧漢和我楊森。我方的兵力超過敵人，而敵方的裝備與火力，卻數倍於我。

當時我統率第二十七集團軍，部下有二十軍，和挺進軍七十三軍彭位仁等部。我所在的位置，是湘鄂贛邊境。總司令部設在平江縣城附近。

當時我們所面臨的情況，敵軍正沿粵漢鐵路南進，我方雖已將鐵路破壞無餘，但是敵軍遇損即修，兼程急進，終於到達了屈原自沉的汨羅江畔。

這時候，基於我在上海，在安慶等地的作戰經驗，以及耳聞目覩，調查研究種種，我趕到長沙去和薛長官商量，我說：敵人的武器優良，機關槍特多，步兵砲可以擺在火線發射，靈便異常火力實不可輕侮。而且敵人進攻的方式，每每以強大壓力，先以機架腹底裝銅板，不虞我輕武器擊落的戰鬥機轟炸掃射最前線，繼之以大砲猛轟

，然後再用步兵逼近我散兵線，用密集火力破壞我們的工作，應付敵人的這種打法，實是我軍未免太吃虧了。接着我與薛長官研討，是否可以採行誘敵深入，機動作戰的截斷敵後加以圍攻的辦法？薛長官考慮了很久，終於表示首肯。

因此，第一次長沙大會戰，敵軍分兵六路，以雷霆萬鈞之勢，企圖一舉攻克長沙古城，然而我軍卻不動聲色，敵進我退將主力移向東南側，反抄敵軍後方，佈下了袋形陣地，最後則逐段擊破，加以反包圍，叫他們首尾不能兼顧，心慌意亂，狼狽北逃。這一仗，就是名聞中外，人所皆知的長沙第一次大捷。

長沙第一次大捷的經過，當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，駐在湖北通城的敵軍三十三師團，爲了策應進犯長沙之敵，先派遣二千餘人，南下沙堆攻斗米山。同時又遣出兩千餘主力，進攻官塘坳，擊退我軍一四〇師，佔領麥市、鯉港。

當時，我一方面奉命派二十軍楊幹才師自南林橋北上，主動攻擊集結在南咸公路上的敵軍，另一個一三四師則被派往控制大源橋一帶。撥歸我指揮的第七十三軍，其中第十五師汪之斌部，又被抽調給盧漢的第一集團軍，剩下一師人，要扼守湘鄂贛三省邊界的漫長防線。

長沙第一次大捷紀詳

自通城南下的敵軍主力佔了麥市、鯉港等於直叩我的大門，幸虧一三四師分遣一部，拼死抵住了敵軍的凌厲攻勢。但是，由於我這一線漏洞太多，受阻的敵軍迂迴到我後面，一直進竄到桃樹港以東，廿四日佔領桃樹港，轉向西犯。與此同時，早在九月十九日，我最後剩下的七十三軍一個師，也被抽調到第十五集團軍關麟徵部作戰。當其時，我只存有一個空頭總司令部。

然而我卻能大難不死，已入無人之境的敵軍，居然在蓋又嶺和一四〇師狹路相逢，我看看情形不對，我的部隊東分西散，實在調得太遠，東路一失，豈祇我楊某遭殃，長沙也將兵臨城下。於是我十萬火急，從湖北南林港急調楊漢城星夜回師救援，這邊二四〇師力戰不屈，無疑救了我的老命。可是二十六日，頑敵突破我包家嶺陣地；我聞訊大驚失色，心想這下完了。

結果還是我命不該絕，侄兒漢域得了我的電令，通知全師官兵，說我正無兵無勇，身陷重圍。於是二十軍的子弟兵拼命往回奔跑，以打衝鋒的速度由南林橋趕到，碰上了日本鬼子，漢域一師殺出殺進，冒死收復包家嶺。就在這一天晚上，薛長官派七十九軍主力協助我來擊自桃樹港南竄之敵，——留一部兵力在九嶺警戒，確保幕阜山遊擊根據地。直到這時，我才算是鬆了一口氣。

敵軍彷彿對我勢在必得，第二天，九月廿七日，包家嶺當面的敵人，增加到五千餘名，屢次強撲，都經我家漢域一師，以最旺盛的戰志，死拒力卻。敵人攻不下包家嶺，又分兵一千餘人，向西南方分股進襲，漢域於是只好分兵堵擊。二十八日，漢域不讓他侄兒幹才專美於前，揮師猛攻，就靠一三四師不足一個師的力量，強行克服桃樹鎮。不但解了我的圍，而且切斷了敵軍的後路，第一次長沙會戰，局面豁然開朗。

從此以後，又該我們楊家軍大獻身手了，三十日，桃樹鎮之敵回不了通城，被迫南竄朱溪廠，被我和漢域，兩路夾攻，幾乎全軍覆沒。另一股敵軍一千餘人竄到獻鐘一帶，侄孫幹才當即予以迎頭痛擊。終於，由我帶領一侄一孫，將長沙會戰東路夾攻的殘敵全部肅清。日本最強勁的三十三師團宣告完蛋。

與此同時，各路友軍紛紛予敵重創，十月十日，十萬敵軍開始全面退卻，十月六日，我率我部主力及第八軍趙錫田師，克復嶺西重鎮修水縣。十月十日，我們為歡度國慶的全國同胞，獻上一份最隆重的禮物，——新牆河以南的敵軍殲滅殆盡，敵軍死傷數萬，長沙古城屹立。

是爲長沙第一次大捷。

大捷過後，我們檢討當時情況，我麾下各部紛紛調離以後，東路大門敞開。敵軍第三十三師團才會順利南下，平江得而復失，我個人的生死榮辱可以在所不計，然而最危險的是差一點兒讓敵軍東路得好，又一次使他們的迂迴戰術奏效。

情況最危急的時候，我前有大敵，多虧侄孫幹才爲我擋着，然而我這總司令後防露出的缺口，竟自渣津、南樓嶺、麥市以迄大沙坪。這一個缺口即使用直線來量，兩端相距也有六十公里，跑起路來整整一天都不夠。在大兵圍作戰時，居然會出現這種怪現象，實在是令人不可思議。

漢域，幹才，是吾家之千里駒，他們在這麼大的一場戰役中，從容鎮定，肆應裕如，尤其迭經劇變都能够完成使命，而不壞根本。我心裏獲得的安慰，確非筆墨可以言宣。因爲我從這一次大戰役裏發現我一手造就的漢域與幹才，早已有方面大將的才幹。

二十軍袍澤日夜兼程，捨命救我，尤其一三四師克包家嶺，死拒頑敵五千餘衆。其後一舉獨克桃樹嶺，保全了他們的主帥，也使會戰大局轉危爲安，軫念那許多死難將士，確曾令我感激零涕。

捷報傳出，使我軍節節敗退的戰局頓然改觀，驕橫不可一世的皇軍士氣大挫，而侵略者的參謀本部更急於研究斯役勝敗關鍵，延緩了進軍的速度，而長沙第一次大捷最重大的收穫，厥在全國人心鼓舞，否定了日軍不敗的悲觀論調。抗戰前途，重新顯露最後勝利的曙光。

副長官訓練保甲長

由於我在長沙第一次大捷策劃有功，也曾苦戰，大本營晉升我爲第九戰區副司令長官，薛長官派我率丁治磐

部固守新墻河第一線，隨時準備敵人叩關。

敵人在第一次長沙會戰中，損失慘重，而且自北而南，戰線拉長，兵力分散，攻勢停頓，前後有兩年之久，不敢再攻長沙。我所指揮的部隊，卻擴充到十七個單位。我除了經常到各級部隊巡視，尤其致力於民衆組訓工作，因為第一次長沙大捷，我曾得到當地民衆很大的幫忙。

抗戰一起，老百姓對於日本人深惡痛絕，同仇敵愾。因此軍民一條心，共同抵抗敵人，合作非常徹底。後方各重要地點，都有抗敵後援會的組織。前方民衆，也能自動自發的支援部隊，一次會戰，我利用了一手在安慶看到的共產黨辦法加以改良，收到很大的效果，那就是當敵軍進攻的時候，將部隊化整爲零裝扮爲老百姓，瞞過他們。等他們一通過，立刻化零爲整，出其不意的自後加以襲擊。這一條計不管大用小用，都有相當的斬獲，同時還把敵人搞得防不勝防，疲於奔命，等於是在敵軍的後防設下埋伏。

組訓民衆，我早有好幾年的經驗，我知道這項工作最重要的是幹部養成。於是我辦一所保甲長訓練班，規定平江，瀏陽兩縣大小鄉鎮，每處選派男女中學生各一名，參加受訓，每期三百人三個月訓練期滿，分發回鄉擔任保甲長。

第一期的準保甲長畢了業，我派他們先到原鄉鎮實習，想不到他們竟會碰了釘子回來。原來平瀏兩縣鄉鎮界限不清，保甲編得也不完善，實習保甲長回了鄉，竟會找不到前任辦交代。問鄉鎮長，鄉鎮長推說不曉得，請示縣長，縣長也說是無法可查。縣長查不出底案是實情，鄉鎮長就未免有點推諉，——因爲保甲長在地方上幾已成了世襲制，父傳子，子傳孫，傳到本人手上不願意擔任，還可以私相授受，移交給親戚朋友。遇到利用職權能得到好處，他們自會挺身而出。否則的話，他們乾脆不承認。

學生們紛紛向我報告，我認爲這件事情很嚴重，立即召集縣長開會，會中我指出滿清政治的腐敗，正是因爲

中央命令層層轉折，各級政府又不健全，專以應付上級為能事，於是政令不能貫徹，高級官員不肯深入民間，又給地方機關混舞弊的機會，所以上下隔膜，步履混亂，弄得一團糟！如今國民政府成立，而且還在抗戰時期，就決不容許這種現象繼續存在。我舉個例子給他們聽：我說現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，就像是一把傘，傘頂是一塊縫合的綢布，完整美觀，無懈可擊，那是由於十幾根鐵架在支撐着它，而那十幾根鐵支架就等於中央政府各部會。但是一到地方政府，便成了接傘把的那根細棍子，光溜溜的，一無所有。這種上重下輕的現象，將會使我們的政令推行發生極大的困難。最後我說：沒有老百姓的政府，正如沒有部隊的司令官一樣，他能辦得成什麼事情呢？因此我希望他們協同努力，務必先把地方基層組織搞好。

檢討結果，大家一致認為必須糾正這種不合理的現象，由各縣政府領導我們訓練班的學生，積極進行各地鄉鎮保甲的重行編組。那些熱誠可愛的青年們，他們犧牲學業，不計報酬，拿了我們重新編繪的行政區域圖，一個個的下鄉去重編保甲。他們進行這項工作，其間真不知道遭遇了多少困難，老百姓對於地方組織的重要性並不了解，又有許多過去的鄉鎮保甲長掣肘，縣長下命令，也是沒有用。學生們逐保逐甲的去點名，往往有許多人採取不合作態度，藉故不到，橫生枝節。

權充醫生救了條小命

我為全盤改變他們的觀念，澈底完成組訓工作。除了一再鼓勵那些學生，要他們以大無畏的精神克服困難，達成任務，另一方面，我更想盡了方法來幫助他們。當時湘瘴疾流行，我得不惜採辦大批的奎寧丸，叫學生們拿去普遍發給各地的老百姓，有病治病，無病備用。奎寧丸是人人歡迎的恩物，於是學生一到，大家都跑出來了。先點名，後發藥，一處一處的把保甲編好。

找到了開門的鑰匙，以後的工作自然就容易進行，兩年之間，平江瀏陽兩縣的民衆全部編組完成，經過訓練而且全面的動員起來。無論戰時平時，都可以發生很大的力量，我很高興，特地将組訓民衆成果一一呈報薛司令長官。

從前我讀歷史，讀到秦始皇治馳道，他把天子所行的馳道全部修成直的，我覺得他這個辦法很對，又詩經小雅大東篇中所謂「周道如砥，其直如矢。」由此可見周朝的道路修築，也是以平與直爲原則。直路好走，盤曲難行。秦始皇修的馳道如果不直，他的馬車跑得不快，在博浪沙的時候，張良偃的那位力士刺客，恐怕早就一錐把他擊死，而不會誤中副車了。

有一次我從平江騎馬到長沙開會，路程只有短短的十多里，但是道路曲曲折折，非常之難走，走這一程路，即使騎馬都要四十多分鐘。我認爲這樣很浪費時間，派工兵修一條直路到長沙，再一算，來回一綽就只要二十分鐘。這件事使我聯想到秦始皇的治馳道，下定決心，把平江的道徑全部加以改善，於是我發動軍民，大家齊同努力，全縣道路都改成直的了，路面寬一公尺，從此不但行旅稱便，而且在後來作戰時也起了莫大的作用。

我生平無論到什麼地方，都喜歡和老百姓多接觸。因爲和他們交往，可以獲得誠懇真摯的感情，使我起一種與大自然接近的純潔清新感覺。因此，凡是我部所管轄或駐防的地方，老百姓和我也都很熟悉。有一次我從平江去長沙，路上經過一戶人家，他們有一個小孩子病得很凶，幾乎就要死了，老百姓看見我策馬經過，大聲的向我求助。我下馬進屋去看，但見小孩子喘息很急，正發着高燒。我的醫藥常識有限，隨行醫官又先走了，心想把他抱到長沙去住醫院，只怕搶救不及。那一家人把我像救命之菩薩一般看待，我總不能見死不救吧。迫不得已，我只好硬起頭皮冒充行家，叫他們用熱毛巾敷在病孩的胸部，又從皮包裏取出幾粒消炎片，教他們如何服用？

那一次因爲處理公務，在長沙住了兩天，兩天裏面時刻想到那個病重垂危的孩子，心裏一直都在惴惴不安。

唯恐我那一時權宜救急辦法不生效，又怕自己硬充假郎中用錯了藥。萬一那孩子因而不治死亡，我心裏將會多麼的難過。

兩天後公畢又回平江，過那戶人家時心情十分緊張。驟馬門前，小孩子的父母，驀地歡聲高叫奔了出來，口聲聲的在向我道謝：

「總司令，總司令，你的醫道真高明啊！把我們那個簡直沒有救的孩子醫好啦！」

這一陣歡喜，真是語言筆墨所無法形容，我被他們拉下馬來，邀進屋裏去坐。那孩子果然全部康復了，已經能够下地行走，他父母叫他來跟我磕頭道謝，謝我的救命之恩。我一把拉起了他，心中在想，倒是你的病好了，解決了我的「樁」心事。

賣涼粉的借筆本錢

另外一次，是在由長沙回平江的路上，因為天氣太熱，一路走得累乏，我決定在路口搭那個地方過夜。叫衛士架起行軍床，我就在街口平地上露宿。

天還沒亮，轟隆轟隆的推磨子聲音把我吵醒，我起床尋着那聲音覓去，看見一個中年婦人，趁着熹微的曙光，在門前很吃力的推動笨重的石磨。我好奇問她：

「大清早晨，妳在磨什麼呀？」

「涼粉嘛，」她望我一眼回答：「天一亮就要挑出去賣啦！」

閑來無事，我便和她聊起了天來：

「妳家裏有幾個人呀？」

她伸手抹汗，再往身邊一指：

「喏，就是這個伢子，他爹爹給日本鬼子的飛機炸死了。」

我朝下一望，果然還有一個七八歲的男孩子，正在使勁的幫她母親推磨。

「這個小孩子讀書沒有？你們的生活怎麼過？」

「伢子到是在讀書，」她一臉苦笑的回答：「但是我一個人推不動這麼大的磨子，只好叫他起黑早來幫忙。生活？唉！還不是勉強對付過日子就是了。」

我鼓勵她：

「如把生意擴大一點，賺錢多些。你就可以雇一個人來幫忙了。」

「生意做大？」她直搖着頭說：「那來的本錢啊！」

靈機一動，我告訴她說：

「我倒是想借點本錢給你，不曉得妳肯不肯要？」

裏的一聲，兩母子停止推磨了。她困惑不已的呆望了我半響，然後才問：

「官長，你是在開頑笑？」

「我說的是真話。」我當即表明身份：「我不會跟妳開頑笑，我是楊森。」

「楊——總司令？」她驚訝的嚷起。看我點了頭，她扭着雙手，滿口的恭維和感激。

「你算算看，擴大生意需要多少錢？」

「有——」她忸忸不安的笑着：「有個一兩百塊錢也就儘够了。」深深的吸口氣，她又問：「楊總司令，你要借錢給我，是不是要我寫張借據給你？」

掏出錢來遞給她的時候，我笑了，我很坦白的告訴她；

「老實說，我這兩百塊錢是準備送給妳的，我原本就沒有要妳還錢的打算。不過，妳如果一定要還我，那還是等妳賺到了錢以後再說吧。」

她千恩萬謝，收下了錢。好幾個月以後，我又路過口崙，特意看了一眼她的房子，居然修造翻新了。她顯然已不再挑擔子叫賣涼粉，因為她已開了一家涼粉店。我一時高興，想再照顧她一筆生意，帶着我的隨從進店。吃涼粉去。

沒有見到她，招呼我們的是一位和她面貌略似的女人，年紀稍微小一點。她聽別人喊我的職銜，驚一驚，立刻跑過來問我：

「這位長官就是楊總司令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啊，你是我姐姐的大恩人，」她興奮之至的說：「總司令你記不記得？若干個月前你路過這裏，曾經借了兩百塊錢給我姐姐？」

我當然記得，不過，我推托的說我早已忘記了這件事。

「我姐姐拿你的本錢擴充生意，賺了錢，帶着她的孩子到別處去了。如今她把這店盤讓給我，臨走的時候她關照過我說，楊總司令再來的時候，一定要好好的招待他。還有，要還你那兩百塊錢。」

她急急的將前因後果交代明白，堅持不許我們走。因為她要遵照她姐姐的囑咐；「好好的招待他。」她跑到後院去殺雞，整治酒席，請我們吃飯。最後，她拿出兩百塊錢還給我。

我一再推辭，她卻堅持非還不可，她說：

「借你的錢我們早已發達了。你不許我們還，那豈不是要叫我們從此不發達嗎？」我一笑，把錢收下。

一千元救下個姑娘來

共產黨所經之處，善良風俗必定敗壞無疑。像平江那麼一個小地方，就因為彭德懷曾經在那裏盤踞了兩三年，便把五千年文化歷史一概推翻了。湖南人知書識禮，最重倫常道德。然而平江一隅之地，關於男女之間，說句不好聽的話：真是風氣惡劣，不可思議！

什麼駭人聽聞的事都做得出來。譬如男女勾搭，居然可以隨意與之所至野合。丈夫需錢，便將老婆租押出去，舊新雙方，訂立租約，期滿原人贖回。還有，黃花閨女出嫁，要請別人破瓜。至於民女和駐軍間的桃色糾紛，更是層出不窮，恬然不以為怪。

再則，華北若干地方，為解決農村勞力問題因而盛行的「小丈夫」制，在平江居然也會出現。民國二十九年的三八婦女節，我騎馬到平江縣城，應邀參加婦女節慶祝大會。途中經過一座木橋，看見有一個年富力壯的男人，手執竹鞭，狠狠鞭打一個十二歲的小女孩，同時像吆趕牲口一樣的喝道：

「妳去不去？去不去！」

那女孩掩面哭泣，十分悲痛，她一記記的受了笞擊，仍然倔強的不肯移步。

我實在是看不過了，跳下馬來，奪過那個男人手裏的竹鞭，拋到河裏。我憤激不平的問他：

「你這是在做什麼？」

他打量了我一番，卻仍理直氣壯的說：

「她是我妹妹，早已嫁了人啦！可是她一到婆家就要逃跑，三番兩次的逃回來。她婆家直在向我們要人，這

個險，誰家丟得起，所以我父母叫我務必要把她押送回婆家去。」

我大為詫異，忙問：

「妳妹妹纔這麼小，怎麼可以嫁人呢？」

「這是本地的風俗嘛，」他說：「我們平江，女孩子十一二歲就要過門了。」

我實在難以瞭解這種奇風異俗，便再問他：

「是不是婆家虐待她，所以她才一再的想要逃回娘家？」

「沒有那個事，她婆家對她滿好的嘛，」做哥哥的也這麼說：「是她自己離不開我娘，所以才會二次兩次的跑回來。嫁出門的閩女，賴在娘家不走，親戚朋友都要說閑話的呀。」

我和他在問答，小女孩仍然嚶嚶的哭泣。我看看不忍，於是便多繞些路，帶那兩兄妹回到他自己家裏。然後，我約他母親和兩兄妹一齊到平江縣城，去參加婦女界舉行的慶祝大會。剛好大會主席請我說話，我望望那臺下母女兄妹三人。一開始便報告我今天在路上所遇到的事情，同時我請她們大家注意這個問題。我說如果妳們認為這種風俗是不好的，那就應該下定決心加以改良，而且我強調的說必須要從這種根本所在着手，才可以說是在做有意義有價值的婦女工作。

會場的反應相當熱烈，開完會，我跟那女孩子的母親談判，我願意出一千塊錢，幫助她的女兒繼續求學。我的條件是女孩子一定要過了二十歲，纔可以過門到男家。她母親答應了，我替女孩子改個名字叫謝平節，然後送她上學去。平節是紀念平江婦女節的意思。可惜我以後就沒有再見到過她，謝平節現在也是將近四十歲的中年婦人了吧，我由衷的祝福她一生幸福。

太太多了易滋誤會

普天之下，多妻的男人到處皆有，回教和基督教摩門教徒，甚至把多妻作為教規。中國人三妻四妾委實不算稀奇，就算當年平江，太太比我多的一定大有人在。然而由於一些報章雜誌的渲染附會，彷彿我太太多特別出名，我一到平江的時候，連鄉下人都聽說楊總司令的太太多得很多。有一次我召開高級軍官會議，開完會我請我部下吃飯，通知上註明歡迎携眷參加，因此那一天聚餐開了二十多桌酒席，司令部裏擺不下，我吩咐乾脆擇在大壩子上。

我本來帶了一位太太住在平江，照料我的生活起居。聚餐那天因為重慶家裏有事，我叫她回去看看。於是雖然有好幾位太太，但是當天卻成了孤家寡人一個。

開飯的時候，二十多位高級軍官的太太應邀而來，她們個個燙頭髮、穿旗袍，年輕漂亮，打扮入時。平江地方風氣蔽塞，平時那裏見過這麼許多摩登貴婦？於是附近的老百姓一下子轟動了起來，我們在大壩子上喝酒吃飯，他們就站在周圍看熱鬧，指手劃腳，品頭論足，悄聲的在議論紛紛：

「哎呀，總司令有二十多個太太啊！」

「個個都那麼年輕，好漂亮哇！」

我被他們說得面紅耳赤，啼笑皆非，又不便公然的去向他們解釋：

「你們莫弄錯了，這些都不是我的太太。她們是在座各位軍師長、參謀長、什麼長的夫人呀。」

平江女人，通常穿的都是短衣長褲，很少見過旗袍洋裝。因此她們對於這些貴婦人的裝束，也動了好奇之心。我們在席上談笑，衛士卻發現有些小孩子到桌子底下，由下而上，偷看那些太太們的大腿。衛士們又好氣又好

笑，把他們抓出來問：

「你們這是幹什麼呀？」

小孩子也不駭怕，眼睛骨碌碌的轉着，好像還蠻有道理的抗聲回答：

「是我姆媽叫我來看的，她說楊總司令的太太裏面都不穿褲子！」

童言無忌，拿他沒法，然而當時大家的那一份窘，簡直無法形容。四週圍的老百姓，卻是大聲開笑，四散跑了。

新墻河是中日兩軍對峙的最前線，兩岸各有一段空隙，即所謂的緩衝地帶。休戰時間久了，這些地方就成了兩不管的地區。有許多地痞流氓，三教九流的人物，趁此機會開起妓院賭場來。我明知道有這種情形存在，但卻故意不聞不問，因為我正要利用它們。

我派了一些精明強幹的高級人員，化妝成老百姓，也到那真空地帶去開設賭場，漸漸的利用賭場妓院收集敵方的情報，同時暗中嚴密監視，不使我方的秘密洩漏。趁敵人警戒鬆弛的時候，更進而在夜晚派出諜報員斥埃隊，深入敵後活動。這一個辦法很收效，日軍前線的一舉一動，都逃不過我們的耳目。

休戰並不是停戰，我隨時提高警覺，防備敵軍來犯。而且爲對付時刻都會來臨的第二次長沙攻防戰，我必需事前多下準備工夫。第一次長沙大捷以後我便想到我們的彈藥糧秣存置地點，必須秘密隱藏，同時將部隊偽裝潛伏的辦法仍然可行。對這兩項工作，我是經常都在注意着的。此外，我更深思熟慮，推斷敵人未來的進攻路線，及其行軍途徑，然後親自率領高級軍官，到處查勘地形，了解地理環境。

磨礪以須，嚴陣而待，可以說是我們駐防平江時，戰時生活最重要之一面。

二次大捷摸他一下子

民國三十年八月，大戰又起，這是日本軍閥爲了配合他們的南侵戰略，企圖一舉打通粵漢鐵路，將國軍驅入黔桂。因此這一場激戰，等於是他們在太平洋上發動攻勢的起點。

敵軍來攻聲勢非常浩大，空中有敵機竟日監視，我們的一動一靜，隨時可由偵察機電告他們的指揮部。這一來使我們的調動佈防大感困難，我迫於無奈，只好將部隊儘量扮成老百姓，避免敵機的注意。

長沙二次會戰，敵軍主帥換了阿南惟畿大將，這是一次近代化的立體戰爭，出動的敵軍，遠較第一次長沙會戰爲多，爲精銳，爲齊全。戰略方面，當然他們也有了新的部署。

阿南惟畿統率的大軍，以兵種來分，約爲：

- 一、海軍：軍艦，二十餘艦。汽艇，二百餘隻。
- 二、空軍：戰鬥機一—二百架。
- 三、陸軍：十二萬人。

九月七日，大戰爆發，日軍沿鄂南狹長平原，正面南下，他們鑒於前次我軍破壞道路，使他們大部隊時陷泥淖，運輸不便的教訓。這一回，他們加強配置工兵，沿途修橋補路，架設橋樑。

七日進攻大雲山，友軍失利，自此以下大軍一路後退，我請他們繞道退往後方。

大戰初起，扼守新牆河的二十軍，奉到薛岳長官命令，與敵機動作戰，儘量使敵人消耗兵力，然後伺機撤退，誘敵深入。

照戰略上說，二十軍既是一支誘兵，隨時可以相機後撤，對於沿新牆河南岸的防線，並無死守的必要。但是

我部官兵打慣了硬仗，只要遭遇敵人，總是纏鬪不休。一聽到撤退或轉進，人人都認為奇恥大辱。就由於部隊裏普遍存在的這一種心理觀念，漢城和幹才在新牆河畔足足守了十天，九月八日敵軍開始攻擊，十七日，二十軍方始由於後方一再發出嚴厲的電令而撤守。

日軍發動攻勢的時候，正值秋收過後，稻子割了，水田乾涸，湘北平原，成了一望無涯的荒野，沒有隱蔽，毫無遮擋，敵軍以大規模的機械化部隊前驅，空中有敵機掩護，坦克車就像猩猩巨獸，排列成行，吐出槍砲毒箭，連綿不盡的在地平線上出現。步兵在坦克車後頭，步步為營，他們全是侵華日軍的精銳。

經過了兩年的積極備戰，敵軍的武器推陳出新，威力更猛，重砲響了，它們在若干里外，像雨點般密集射擊我們的陣線，辛辛苦苦構築的工事，轉眼間煙消塵滅。弟兄們緊用手捂住耳朵，相顧愕然，世界上真有這麼凶狠的大砲。

粵漢鐵路沿線，地勢高亢而平坦，正適合大部隊進軍，日本人整師進發，悍然不顧我軍的反擊，重坦克開始噴火，接着是重機槍，輕機槍，甚至榴彈自動步槍和手榴彈。火力太強，我們的弟兄在戰壕中都感到空氣灼熱，莫說還擊，就是抬起頭來睜開眼睛都很難。

於是敵人的工兵開上來了，旁若無人的，一路修橋補路，堪溝平土，好讓他們的大隊通過。我們咬牙切齒，想衝上去，殲滅他們，卻是又怕自己的位置暴露，我們實在經不起鋼鐵的轟擊。

敵人通行的主要道路，和我的司令部，距離只有三千公尺，我們眼睜睜的望着他們過去，戰爭越是現代化，血肉就更敵不過火力，這是鐵一般的事實。當晚，全軍正在枕戈待旦，民眾組訓發生了功效，老百姓來報告敵人有一旅人，和一個砲兵團，夜間宿營在一個小鎮，距離長沙只有七八十華里，營地附近有一條乾涸的河床，他探聽清楚週圍只有少數的哨兵，因此他說：看情形大概可以作一次夜間襲擊。

我一聽那地點，就曉得頗有成功的把握。我十分興奮，立刻調兵遣將，並且指示他們應該如何下手。

我派兩旅人，埋伏在河床的對岸，月黑風高，秋聲瑟瑟，對夜間襲擊，真是再理想也不過了。我挑選一批勇士，趁敵人正在熟睡，一連襲殺了幾個敵哨，越過河床，到他們的營盤裏去偷馬。

馬偷到手，立刻就拉到我們這邊來，這些日本人夜晚睡得真熟，一百多匹馬都拉過來了，人語馬嘶方把他們驚醒。我們的勇士乘着夜幕退卻，埋伏在對岸的大軍，槍砲齊作，開始猛攻。

正面側面迂迴追擊

敵人倉卒應戰，黑夜中不辨方向，又不知道我們的兵力究竟有多少？火砲全無作用，那五六千人只好偏處在原地挨打，一面用機槍步槍還擊，我部弟兄白天裏的一肚皮悶氣，這時候正好化作槍林彈雨，猛烈的向敵人掃去。這二次長沙大會戰的頭一陣，敵人吃了很大的虧，傷亡總數共達一千餘人。

天快亮了，我們既已大有斬獲，唯恐日軍飛機坦克出動支援，當地毫無工事，沒有辦法固守，於是全師歡呼而返。

敵人軍需輜重，在這次夜襲中損失慘重，他們不敢再輕易前進，就在原地加強戒備，等了兩三天，一直等到後方的補給送達，這才繼續向長沙推進。

從這一次夜襲獲勝，敵人不敢再目中無人，他們行軍的時候開始加強戒備，先派出騎兵，搜索所經道路的兩邊，附近村莊週圍，並且進入村莊內部，偵察亮細，確定果然沒有我軍的蹤跡，才敢通知大軍再往前進。由陣容浩蕩，一路勢如破竹，變成畏尾，一步不敢亂走，這可以說完全是由於那次夜襲，把他們吓倒了的關係。

九月二十日以後，敵軍直薄長沙城下，佔據岳麓山，佈置砲兵陣地，不分晝夜，猛烈的向城內轟擊，二十七

日，他們在中國戰場，第一次使用傘兵，降落傘冉冉的自天而降，意圖騷擾我軍後方，這一支傘兵，爲數不多，目標顯著，被我軍包圍，全部擊斃，下午四時，日本皇軍衝進了長沙城，攻城戰中，他們付出了極大的代價。阿南惟畿還不知道，這僅僅是他們慘重傷亡的開始。

當阿南惟畿一心一意，猛攻長沙的時候，我所率領的第二十軍、第五十八軍和第四軍，已經在敵後將他們的交通線，通信網澈底破壞。與此同時，第四十七、七十二、七十四、七十九各軍，悄悄的從平江、瀏陽、株州各地，按照預定計劃，進入戰鬥位置。於是，大包圍的態勢全部完成，在長沙城裏和敵人巷戰的我軍，極其英勇的重整隊伍，來了一次前仆後繼，激烈拼鬥的反衝鋒，一舉而將人大隊逐出長沙城，岳麓山上的日軍砲兵陣地，至此又落我手。

敵人倉皇後撤，但是歸路已經被我截斷了，四個軍在正東，三個軍在東北再加上猛烈反攻的守城隊伍，三面合圍，經過三晝夜的血戰，終於驅使敵軍進入一個三角形的包圍圈，我方窮趕猛打，那一仗，敵人遺屍累累，精銳盡失，一直到九月卅日下午四時，方始突圍而出，向北面竄逃。

於是，所有我埋伏好的部隊，穿軍裝的，穿便服的，還有民間組訓好了的老百姓，一夕之間化爲數萬大軍，根據我早先的計劃，佔住有利地形，突然一湧而出，恰好攔住了他們的去路。

日本人落入首尾受敵的大陷阱，驚惶失措，全軍被我們截成三段，向湖北通城方面潰逃，他們捨正路而不由，是恐怕我軍在粵漢鐵路上定伏有重兵，所以改向湘鄂公路走，那曉得這一着也早被我料中，前兩年我就時常率領各級軍官，把平江到通城一路上的山水形勢，摸得透熟，於是我們大獻身手，不斷襲擊日軍，正面、側面、迂迴、追擊，殺得敵人心摧膽裂，幾無還手之力。

中央授我陸軍上將

我的第二個兒子楊漢烈，這一年剛從陸軍軍官學校畢業，畢業之前，他寫信給我，請我指示他的出路，我就就到我的軍中效力，同時我叮囑他說，在他同學之中，倘有素質很好，而且跟他合得來的，不妨儘量邀請他們到湖北前線。九月初，他果然帶了二三十位同學到了，我很高興派漢烈在我的警衛營當排長，其餘的同學，也都派了排長的職務，但是因為緊接着就在作戰，隊伍編組不及，漢烈帶了這二三十位年青力壯的新銳，在我身邊擔任警衛，形成了一支很特殊的隊伍。

十月一日，我親率第二十軍，追擊敵軍到麻華咀，五日，強渡汨羅江，九日將渡新牆河的時候，前隊的攻勢受挫，因為在新牆河岸，敵人原先留有一支砲兵，這時爲了掩護他們殘軍的撤退，拚了命似的，排砲像暴雨一般的轟過來。

乘勝追擊，殺敵無算，正在打得得心應手，忽然碰到這一個頓挫，無疑兜頭潑了一盆冷水，弟兄們深感不耐，有人想直衝過去，先將這支砲兵消滅，但是日本砲兵相當厲害，一般部隊，要能在他們面前硬挺幾個小時，都要算是很不容易的了。

我在後面接到報告，匆匆的帶了楊漢烈那一小隊，趕到前方去探察情形，以便應付，當我看過了敵方砲兵陣地的情勢，回到掩體，正和前敵指揮官計議的時候，我沒有注意到，漢烈和他那一小隊人，並沒有跟着我們回來。

移時天搖地動，前線爆出歡呼與吼叫，大軍衝刺，勢如萬馬奔騰，我們正在愕然，一位傳令兵，跑得氣急敗壞，直奔到我面前敬個禮，氣喘咻咻，卻還在文縷縷的說：

「報——報告總司令，少君把——把敵人的砲拖過來了！這時候，前——前面的隊伍都在打衝鋒！」我一聽，認爲這是不可能的，當時沉下臉來說：

「那有這樣的事情？」

「真——真的！」傳令兵急了：「總司令不相信，請你親自去看！」

帶着前敵指揮官，我步出掩體，用望遠鏡一望，真的，新牆河前已無敵蹤，我部一個大衝鋒，進抵新牆河邊，此刻，正在亂開闢的忙着渡河。

晚間，漢烈帶他那個「特別支隊」回來了，這些孩子，簡直初生之犢不怕虎，他們利用地形，摸到敵人砲兵陣地右方，撲向一門安放在最右邊的砲，二三十個人一湧而上，砍翻了幾名日本砲兵，拖轉砲身，裝上砲彈就往原陣地轟，日本砲兵一輩子沒見過這種打法，發聲喊：棄砲而逃。這邊我軍的前隊，歡聲雷動，拔步猛衝，順利攻克了這一處陣地，至此，障礙全除。

越過新牆河，二十軍長驅直入，一路打到湘鄂邊界的羊樓司和臨岳。

由於戰略運用的成功，以及我軍全體將士用命第二次長沙大捷，捷報傳播中外，阿南惟儼率領的十二皇軍，幾乎全軍覆沒。國軍部隊，越打越強，於焉獲得了有力的證明。

這一仗日本人棄甲亡師，只願逃出性命，軍器輜重，沿途散棄。所以我們獲得的戰利品堆積如山，單是馬匹就可以編成一隊，捷報傳出，國內國外又是一番熱烈慶祝，大本營論功行賞，中央特授我陸軍上將。

于斌勞軍騎東洋馬

這一年，正值我甲子初度，六十整歲，雖然，當我三十八歲，出任四川督軍兼省長，北政府曹錕就曾授我爲

森武將軍。但是，這一次當上將，是中央明令，而且是我率部抵禦外侮，保衛國土，屢經血戰而得來。

二十五後，我在臺灣，擔任全國體育協進會理事長，暇時埋頭寫我的回憶錄。某日在一次餐敘中，遇見于斌樞機主教，他看見我，非常高興，我們暢談往事，他忽然跟我說：

「你記得我在你總司令部騎馬的事嗎？那一回騎日本馬在你的日本馬隊之前按轡徐行，可真痛快！」

他說的是二次長沙大捷以後，他被推選為全國慰勞團團長，到最前線來勞軍，我們爲了表示歡迎，將俘獲而來的，一百多匹日本高頭大馬，組成很精壯的一支騎兵隊。我部騎兵，身上穿的是整齊漂亮的黃呢軍服，軍服和他們的武器配備，無一不是虜自皇軍的戰利品，甚至隨隊照料馬匹的一位獸醫，也是俘虜來的東洋人。——這位東洋獸醫因爲我知馬愛馬，居然視我爲好朋友，經常和我研究討論有關馬匹的事情。

那一天，由於于樞機主教也很愛馬，尤其精於騎術，他說我安排的「日本騎兵隊」歡迎實在是個好節目。我聽後便請他騎一匹高頭大馬在我的歡迎馬隊之前行進，直到招待所爲止，而我自己也認爲那一日之聚是十分快樂的，想不到于總主教在二十多年後，仍還念念不忘那一幕。

經過兩次長沙會戰，全國的野戰部隊，差不多都調到湖南來了，當時，我以第九戰區副司令長官令，中央調撥歸我指揮的部隊，多達七個軍和一個暫五十四師，他們的番號如下：

第二十軍：軍長楊漢域，轄一三三師，一三四師，和新二十師。

第四軍：（第四挺進總隊）軍長張德能，轄五十九師、九十師、一〇二師。

暫二軍：軍長沈發藻，轄暫七師，暫八師。

第十軍：軍長方先覺，轄第三師、一〇九師，暫編第十師。

第三十七軍：軍長羅奇，轄第六十師，第九十五師，第一四〇師。

第四十四軍：軍長王澤濬，轄一五〇師、一六一師、一六二師。

第九十九軍：軍長梁漢明，轄第九十二師，九十九師，一九六師。

暫編第五十四師。

砲兵第三旅。

工兵第五團、第十四團。

通信兵第一團。

經過第一和第二兩次長沙大捷，中央對於我防區裏的民衆組訓，居然能發揮極大的力量，深切表示注意。軍政部派了一支電影隊來，請我部官兵，和當地民衆統統上銀幕，把我們怎樣組織民衆，訓練民衆，軍隊怎樣疏散，後勤怎樣輸送，還有什麼刺探敵情，民衆作戰，以及怎樣誘敵深入，怎樣殺敵致果，真人實景，攝入鏡頭，拍了一部紀錄長片。

這部長片曾經分製許多拷貝，送到各戰區，各部隊去放映，提供大家參考，中央的意旨，是希望各戰區都能吸收我的經驗，普遍實施民衆組訓。後來有一次我回重慶，軍政部還特地把這部長片放映給我。

我那一套事前多多瞭解地形，熟悉環境，經常舉行實地演習的辦法，經過正式運用，獲得成功，也由各地友軍紛紛仿效。一時間參謀長、軍、師長上前線看地形蔚成風習。與此同時，研究戰略部署、掌握戰地交通，官兵改裝易服，彈藥糧食入洞，我的那些打法，也在各部友軍中相當風行。

我對於部隊的要求，漸漸的開始注重迅速、保密、與夜行軍，這都是從無數次戰役中實地體會出來的，我們不時演習緊急集合、解散、使士兵在平常都能够隨時提高警覺，保持動作迅捷靈敏。我又看到戰地救護工作，一定要用年青力壯的士兵昇抬傷患，我覺得這樣未免浪費戰鬥力量，但是前線傷兵卻不能不往後方送，因此我想了

一個辦法：訓練民衆擔任此一任務。同時我更試驗就在民家設立緊急救傷所、包紮站，這些試驗其後證明都很有成效。到了後來，前方老百姓跟我們就像一家人一樣了，打仗時，他們自動爲我們輸送彈藥糧食，甚至有些部隊乾脆分散開來，就在老百姓的家裏搭伙，免得大鍋灶跟着部隊跑，引起敵人的注意。

三次大捷長沙失陷

當時，前方軍事改由軍政部節制指揮，軍政部曾經明令規定，全國各部隊在對敵作戰時，應該一律採取誘敵深入方式，以爭取最大的戰果，消耗敵人的戰力。同時指示在敵後實施游擊戰法，軍政部許多參謀人員，研究出許多游擊戰術，印成書籍，分發各部隊一體遵照辦理。

民國三十年十二月下間，第三次長沙大會戰爆發，這一回他們痛定思痛，檢討研究，也改變了戰略。他們不再讓我那麼輕鬆容易的埋伏起來了，日本人的主力仍歸沿粵漢路南下，但卻派了另一路兵，以優勢兵力進迫平江，步步逼近我的司令部，他們的企圖非常明顯，一望而知，是要徹底解決我這一支和長沙守軍成爲犄角的大部隊，否則的話，他們不是又會重蹈兩次慘敗的覆轍嗎？

三次長沙會戰，和第二次長沙大捷，相距不到兩個月，敵人何以要這樣急急用兵？那是因爲他們已經採取南進戰略，在太平洋上燃起了烽火。十二月八日，日軍偷襲珍珠港，美國對日宣戰。十二月中旬，日軍向香港、南洋，分別發動攻擊，所以，日軍三次進犯長沙，顯然是爲了亟於打通粵漢線，使大陸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結爲一體，便於兵員、物資和輜重的輸送，同時，他們當然也是深恐我方轉移兵力，支援廣九。

因此，他們又動員了十二萬人的兵力，一面猛撲平江，一面在岳陽附近，採取正面突破戰術，企圖以最快速度，佔領長沙。

十二月二十四日，基督徒在慶祝聖誕夜，長沙正面之敵，沿粵漢鐵路，強度新牆河，我軍在二十六日奉令將主力向東南方的關王廟轉移，進而向西，側擊長江正面南下的大隊敵軍。

二十七日，我深恐兵力分散，平江方面有失，電令第五十八軍，在楊林街一帶協助我軍側擊行動，以使我從容部署北來強敵進犯平江的防務。

我正在準備應付當面來攻之敵，薛司令官下命令，叫我率領所部的兩個軍，分守自長沙到南昌一線。並且指揮民衆抗敵，其餘部隊，分別撤退到廣東和廣西。

我接到這個命令，非常傷腦筋，薛長官恐怕還不知道，專門跑來解決我的敵軍已經打到了我大門口，我現在最重要的事是如何迎敵？如果遵照他的訓令，我豈不變成見敵之來，聞風而逃了嗎？而且大部隊在敵軍進迫之下分散撤走，最犯兵家大忌。因為敵方正好各別加以擊破，果然如此，那麼我的失敗要比前兩次的日本人更慘。

於是我召開緊急軍事會議，部下不約而同的說：敵人是來攻長沙，為什麼我們這支最有力量的守軍，反而往南昌那邊開拔？兩個軍的兵力並不算多？防線拉開兵力自然分散，這樣反主為客，不好好給敵人毫不費力的一段段吃掉？至於說其餘部隊撤往廣東廣西，他們問我，軍令部會不會下這樣的總撤退令？

搞得我左右為難，不知怎麼是好？這時，敵人越打越近了，遲疑不決，不是辦法，情況緊急中，我只好「姑從衆」，但是也兼顧了薛長官的命令，我把防線縮短到長沙和湘贛邊界的地區，九嶷山脈那一大片窮鄉僻壤，過去只有共產黨和土匪在那裏流竄的地方，我實在是心有餘而力不足，照顧不了。

正面來攻的敵軍，使更大更重的坦克開路，一輛坦克的火力，幾乎等於一座砲臺，他們的砲，從點打成線，從線打到面，砲彈穴密麻麻，遠遠望去，就像在稻田裏插秧，這種旺盛的火力，靠我們用輕武器抵抗也是枉然。我下令暫避他們的凶燄，權宜往後撤退。我們退一步，敵人就逼近一步，看樣子這次我們凶多吉少，因為敵人

彷彿早已下定一舉殲滅我們的決心，不管他們自己將會付出何種代價。

正被敵人強大的火力壓迫得走頭無路，誠所謂「吉人自有天相」，奇蹟忽然出現，日本人忽然後撤了。我正納悶，電信傳來消息，敵軍主力已經攻陷長沙。

五路大軍迎頭痛擊

他們的主力進駐長沙以後，因為自三次會戰開始，一直找不到我軍的主力，這麼輕易簡單的就把長沙佔了，回想前兩次大敗的慘痛教訓，日本人反而疑神疑鬼起來，就怕我們又有什麼錦囊妙計，心裏一駭怕，於是就將各線軍隊集中起來，緊緊的擠在一起，守住長沙那一座空城。

游擊戰術的第一要領是敵進我退，敵退我進，那就跟跳交際舞一樣，說穿了沒有什麼稀奇。正面之敵退守長沙，我們窮追猛趕的一路追過去。

軍政部通令全國採用我的打法，薛長官給我的訓令中，也曾派我主持指揮民衆抗敵，這一下又到我獻身手的時候，前後一個多月，在敵軍盤踞長沙時期，我部配合廣大的民衆，實施游擊戰術。拆電線，劫糧食，聲東擊西，搞得日本人一夕數驚，疲于奔命，我們見人殺人，見軍鎗截軍鎗，見軍犬捕軍犬，見騎兵先殺人後奪馬。有一次，敵軍一團開到一處村莊，看見炊煙不起，家家上鎖，以爲是一座空村，卻又不敢住在村裏，乃在野外搭蓬露宿。那曉得我軍就埋伏在那一幢幢鎖好的空屋之內，到了夜深，悄悄出來，殺進敵營，左衝右突，如入無人之境，敵人那一團幾乎被我全部消滅。經過這一次教訓，他們宿營的時候，一定要大軍集中，鐵騎拱衛，漸漸的，小部隊都不敢輕易出動了。

我用疑兵加重敵軍的疑懼，他們深知這樣佔住長沙，永遠只有挨打的份，或大或小，我們天天都在損耗他們

的軍力，同時，他們也許是怕再在長沙住下去，快要把他們人人整成神經分裂了。鷄肋鷄肋，食之無味，棄之可惜，長期陷身泥淖不是道路，因此，敵軍指揮官決心放棄長沙這座空城，結束他們掌握長沙的美夢，毅然決然的全軍退卻。

攔路截擊退兵，是我的拿手好戲，而他們也曉得我在這方面的厲害，因此採取步步後撤，徐圖移師的方法，非常小心謹慎，就這樣，他們照舊吃了我不不少的明槍暗箭。

這一次撤退，前後歷時，兩個星期，早先，我和薛長官有過密約，敵人一進長沙，雙方無線電立即停止連絡，雙方信息，改由諜報人員傳遞，敵人退走，我便立即恢復無線電通訊，拍電報去報告他。

我迅即打電報到衡陽以南的未陽，報告我部游擊戰術奏效，敵軍已經退出長沙。

十萬敵軍陷入包圍

三十一年元月四日，我方五路大軍，乘敵軍退出長沙，開始合圍，第一路，二十軍五十八軍由北向南，卅七、卅八、廿六軍由東南向西北，第四、七十九軍由南向北，第十、七十三軍由西向東，九十九軍由西北向東南。五路大軍將上十萬敵軍圍得鐵桶一般，整整四天四夜，打得敵軍屍積如山，血流成河，死傷逾萬。

在這一段時期，敵軍鬪志全失，輜重糧秣損失殆盡，拼死突圍，每天的行程走不到十公里，狼狽的情形，在日本陸軍史上亦屬僅見。

敵方無可奈何，急調第九獨立旅團火速南下，策應其主力部隊退卻，這一彪軍開到距離長沙城七十里的大苦竹坳花門樓古華山一帶，當地丘陵起伏，東邊有一列高山作爲屏障，我接獲情報，立調第二十、卅七、五十八軍，折回去一個大包围，迎頭予以痛擊。這一個旅團，終於全部爲我軍殲滅。

十三日，敵軍傷亡大半，殘部併力突圍，總算被他們渡過了汨羅江，我方廿六、七十三、第四軍擔任正面追擊，卅七和九十九軍在東西兩側不時加以襲擊，我帶了二十軍、七十八軍和五十八軍，飛渡汨羅，超越到敵軍的前面，再來一次迎頭痛擊。這一仗敵軍損失奇重，殘餘之衆，到元月十五日始退抵臨岳。

長沙三次大捷，無疑將會成爲國民革命軍戰史中，最輝煌燦爛的一頁。

平江成爲體育中心

抗戰時期，我在湘北一住七年，對地方上另有一點貢獻，那便是我曾使當地體育風氣開始發皇，終於引起全境民衆深切的興趣。

體育，是我與生俱來的一項愛好，從小到老，樂此不疲，民國以來，幾乎是我到那裏，體育風氣便被帶到那裏。辛亥四川革命，我還是新軍中的一名隊官，我便教授我的部下習器械操。民國十一年，我當四川督軍兼省長，部隊迅速的在擴充，我雖然公務繁忙，每天都要抽點工夫，到成都東、南、北三個大校場去親自練兵。那時候我便想到軍中生活太單調，刻板，乏味。士兵們除了出操訓練，簡直毫無生活之調劑可言。因爲早年部隊中既沒有政工人員，更談不上什麼康樂活動。於是我想，士兵們單靠出操訓練，不足以成爲我的得力幹部，當時我既有統一全川的壯志，更具進而與天下豪傑逐鹿的雄心，我要使我的部隊出類拔萃，就必須注入新思想和新的有意義有價值的人生活動。這些活動應該是什麼呢？有一天我突然想起，何不提倡體育，尤其是軍中體育呢？

從此以後，我便由軍中而防區，有計劃，設立步驟，大張旗鼓的推行起體育來。

爲軍中康樂着想，我在提倡體育之前，曾經買來一套電影器材，和若干陳舊的影片，這或許是四川最早的電影。我用這些器材和影片成立了電影放映隊，叫他們拿那幾部舊片子巡迴軍中放映，好奇是好奇，有趣也有趣，

只是並不會收到多大的效果。

體育披甲登場，情形果然不大相同。我在成都辦了一所體育學校，除充實教學設備之外，特延攬國內外的體育專才，擔任教授，把我部隊裏所有年輕力壯的軍官，分批送去接受訓練。當時有若干僚屬反對我這個做法，因為在他們的觀念裏官兵就應該出操受訓，其他訓練科目只有就擱時間，我正色的告訴他們說：不然，體育這一科，比什麼都要緊。

我常說：一名新兵進了隊伍，認真訓練，只要兩個月就可以上陣打仗，這兩個月的訓練包括精神紀律訓練一個月，和射擊打靶訓練一個月。訓練時間拖得久，不但無益，反倒有害。至於體育訓練，那就作用大了，它一方面可以調劑軍中的枯燥生活，一方面可以培養士兵旺盛的鬪志。

從比我減少了我部隊中的操練時間，在每天下午到黃昏，總要抽點時間做體育活動，我們經常舉行各項比賽，以團和營為單位，互爭勝負。我主川政兩年半，其間就開過兩次省運大會。

那時候成都師範學院沒有體育系，但是每次比賽，總是我們平常注重體育的軍中選手佔優勢，兩次省運大會的冠軍，幾乎全部為我們囊括。

我的部隊，不論行軍何處，駐防那裏，一定是球不離手。我們的球隊和田徑隊，每到一處地方，總要和當地的運動員作一次友誼賽，一方面散播體育風氣，一方面溝通軍民之間的感情，增進部隊和地方的聯繫。

抗戰期間，我以第九戰區副司令長官，兼第二十七集團軍總司令，駐防湘北，共達七年之久，運動風氣，自然而然的由我軍中傳播到民間。平江縣那個規模宏大的運動場，就是我部官兵合力興建的，有事的時候作集會之用，平時則供軍隊和老百姓舉行各類比賽。

我們駐防平江的第一年，舉行了一次部隊和學校的聯合運動會，第二年就擴大範圍，正式發出請帖，邀請湖

南各地學校派代表隊參加，不啻爲湖南省運會的嚆矢，那一次運動會辦得轟轟烈烈盛況空前，雖不曾產生什麼驚人的紀錄，但是各項成績平均都有進步，而且在開風氣方面，也收到了很大的效果。第二次長沙大捷，我們已經一連舉行五次運動會，平江小縣，居然也成爲省體育的中心。通常，我們在每星期一舉行紀念週完畢，必定舉行一場精彩的籃球比賽，軍民圍觀如堵，情緒尤其熱烈。於是民間球隊，也就像雨後春筍一般，紛紛組織起來，後來女同胞們也不甘後人，她們組織了女子籃球隊，同樣的穿着短衣短褲，在運動場上馳騁，回想平江曾經是那麼閉塞守舊的小城，如今看到這些生氣蓬勃的景氣，不由令人感到十分安慰。

平江失陷無法赴援

抗戰時期在我軍駐防地區，除了大力推行體育，每週還有一次軍民聯歡晚會，節目由政工隊擔任，我們請一位對於戲劇頗有造詣的法國太太指導，演出的自以話劇爲多，當時最大的困難是沒有女演員，不得已，我就派我特務營裏的俊俏小生，去易弁而釵，男扮女裝，戴上假頭髮，加些替代品，居然唇紅齒白，體態窈窕，還蠻像的。

一連幾次打了大勝戰，後方接二連三的，派了慰勞軍。平江方面，最熱鬧的是于斌、曾虛白率團而來的那一次，他們就用函獲日軍的馬匹，編成壯大的騎兵隊，歡迎佳賓。當晚本部官兵演出歌舞，慰勞團的諸位先生，少不了又爲我們那些冒牌貨的綺年玉貌，大感訝異。

以往，日本人在湖南用兵，多半是在秋冬之交，嘉禾收割的季節，那是因爲乾涸的稻田，可以供他們機械化部隊縱橫馳騁，運轉自如。三十三年五月初，正是稻花飄香，綠疇千里的初夏季節，有一天，我部諜報人員，在湖北隣近湖南邊境的蒲圻車站，發現敵軍正在大量集中，鐵路兩旁，武器彈藥糧秣有如山積。同時，我們的無線

電偵察臺，也偵出了日本人在前線一帶，增設許多小型電臺。根據以往的經驗，我和參謀人員研判，認為這很可能是敵人發動另一次大規模攻勢的徵兆，但是也有人和我持不同的意見認為敵人不可能在這時候發動攻擊。

可是，敵人大軍雲集，準備進犯的情報一天天增多，風聲也一天天更緊，前方居然出現日本大關東軍的新番號。第四次長沙會戰序幕於焉揭開，日本人接連經過兩次嚴重的挫敗，切實研究檢討，認為再在湖北作戰，應以熟悉地形，了解我方情況爲首務，季節選在什麼時候，並沒有多大的關係。於是他們這次集中了十個師團的兵力，以雷霆萬鈞，迅雷不及掩耳之勢，兵分四路，採取鉗形交叉前進攻勢。大部隊對每一個地區，都穿梭般來往襲擊。這一下，使我軍以往所用的戰術完全失效，弱勢兵力，實在抵擋不住。敵軍進抵平江了。我一直竭力抵抗，作戰到六月，我和丁治磐的兩個軍，死傷早已過半，五萬多名精銳之師，剩下不到兩萬，敵人算是得到了意外的收穫，我這支一連兩次嚴重打擊他們，被他們視爲神出鬼沒，無法對抗的勁旅，居然會集中起來讓他們旺盛的火力，肆虐逞暴最後併力一擊，又把我們過於單薄的防線衝破，於是人人各自爲戰，照預先訓令必要時分別向瀏陽轉進。平江城陷的那一天，我仍扼守住城外的一座小山，敵人迅即將我們團圍困住，我目覩城破後的淒涼悲慘，心胸但覺熱辣辣的，回頭看看，陷入重圍的我自己，身邊只剩下一團人。

當夜，月白風清，我和一兩位弟兄坐在小山頭上，隨時準備突圍或應戰。平江城裏，有幾處火頭，隱若傳來哭號之聲，想念那些善良誠樸的老百姓，七年相處，親切有如家人，而如今他們正陷水深火熱之中，我們卻無法赴援。這是鐵石心腸的人，也難以忍受的悲痛現實。

上井崗山看朱毛巢穴

天色由湛藍轉爲鉛灰，曉星殘月，將近拂曉，我把我一團人悄悄集中，告訴他們，只要天一亮，敵人必將

以猛烈的火力，仰攻我們的小山。小山無險可守，祇有冒死突圍，是我們這一兩千人唯一的生路，寧可戰而馬革裹屍，我們萬萬不能束手待擒。講過話，高聲吶喊，聲震山野，官長弟兄緊緊跟着我，衝下陡坡，腳步一發便不可收止。一路槍聲與手榴彈爆炸作響，一口氣，我們衝過了敵人的包圍線，衝鋒了一二十里，站停，歇口氣，天幸日本人沒有追上來。

我領着這一團人，向瀏陽本軍集結。

粵漢鐵路風雲日亟，我軍殘部沿着湘贛邊境，由瀏陽南下醴陵，我在醴陵迎上了大隊，恍有隔世之感。然而敵人的追騎已到，我們想轉進西南，他們卻把我們迫向東邊，後來，我決計率隊穿過武功山脈，退到江西蓮花。

一到蓮花，派出去的諜報人員報告綜合研判，敵人在蓮花以上，萍鄉以下，早已佈置重兵，並且在岫尾急迫。這下怎麼辦呢？我定定心神，決心先以全部兵力，以攻爲守，先解決日本人的一路軍，再作道理。決定後，我再派幹員，去偵窺萍鄉以下那支日軍的動靜。

沒有無線電通訊設備了，我令人選了幾隻軍鴿，交給諜報員帶去，以備通訊之走，他們分批出發，我們便以無比焦灼的心情，在等待前方傳來佳音。

數小時後，藍天白雲之下，一隻軍鴿以優美的姿勢，在半空中翱翔數週，驀地，牠盤旋而降，通信兵立刻送上牠帶來的消息。

諜報員說：敵軍可能已經知道我們到了蓮花，正在加緊佈置，看情形，明天早晨將會對我們發動攻擊，我和參謀人員一研究，他們曉得我們今日下午方始抵達，因此今晚他們決不會想到我們還能從事逆襲，我主張趁傍晚時刻全力打上去，最低限度，可以把當前之危解除掉。

於是，當晚準備妥當，薄暮時分，全軍出發，這一仗十分重要。前線先頭部隊發現敵踪，一個猛撲，官兵奮

勇爭先，敵人果然猝不及防，讓我們大軍把這一路軍殺得四散奔逃。

當前的威脅解除，我們算是喘過一口氣來，掉回頭，向寧岡撤退，在寧岡站住了腳，清點人馬，五停裏面折了兩停，我們痛定思痛，暫在寧岡休息。

寧岡位置在贛西南，和湖南的攸縣、茶陵毗鄰，三面高山，中間是一道袋形平原，由此往南邊走，萬原山脈頭上的井崗山，就是朱毛共軍最早的盤踞處，這一帶風俗很特別，男子家整日袖手好閑，一切工作都是由女人做，下田耕作如此，肩挑負販也是如此，甚至替我們運輸糧食的也是婦道人家，問她們爲什麼要這麼辛苦？她們說：「向來都是這樣子的嘛！」

我一時興起，帶些衛士上井崗山，看看當年朱毛的巢穴，究竟險峻奇特在什麼地方？但是我很奇怪，到了井崗山上，但見山中一小片平陽地，有一建築簡陋的房子，附近既沒有什麼出產，形勢又不見得怎樣險要，老實說：井崗山比一般的土匪窩都比不上，它那裏養得了多少兵？多少人，認真要攻打這個山村，應該是輕而易舉的，我就想像不出，剿匪時動員了那些個兵力，其結果我軍不但不但直搗犂穴，反而讓他們從容坐大，最後竟讓他們逃出去，流竄了二萬五千里。後來和地方紳士研究，方始曉得匪軍在這一帶打的還是游擊隊，他們並不固定某一處地方，而是在這一個區域裏活動，每每集結起來，偷機取巧，以大喫小，方使我們的部隊經常喫虧。

在井崗山上住了一夜再回寧岡，長沙早已失守，衡陽亦然，我們設法和中央，及薛長官重新聯絡上了，這一次，中央直接給我命令，叫我從速率部退到廣西桂林。

長衡會戰大軍轉進

這是最著名的長衡會戰，我軍全面潰敗的概略情形。長衡會戰自民國卅三年五月下旬，打到八月上旬，來犯敵軍總共十個師團，從五月二十六日起，分兵三路，左翼二十九日突破通城，陷澧津，平江抵抗到六月一日，仍告失守。中路陷新牆河，趨汨羅江，我派二十軍在汨羅江北拒敵，獨木難支，最後還是退了下來。右翼之敵循洞庭湖，下沅江，益陽，七十三、九十九兩軍曾經加以抵抗。這一戰我軍三路各自爲戰，以致被敵人分別擊破，打得令人喪氣之至，唯有在九日那一天，我二十軍四十四軍、五十八軍與七十二軍，對敵展開包圍，迫近永和市，斬獲甚多，打來還算像樣。

敵軍進犯長沙瀏陽，友軍曾經喋血抵抗九天九夜，十四日開始退卻，六月十九日，長沙終於淪敵。

敵軍南下衡陽氣燄萬丈，已經攻下了攸縣、安仁、耒陽三個重要據點。我軍旋即配合友軍反攻，七月七日，完成作戰部署，八日將士用命，克攸縣、復官田，包圍耒陽，這時，五十八軍也加入戰團，攻下醴陵，直逼湘江沿岸。頑敵的凶鋒方始略形遏阻。

然而，等敵人第二線兵團的增援一到，強弱之勢立判，七月十日，他們再陷醴陵、茶陵、耒陽，二十九日，更進而向東，下萍鄉，據蓮花，後來我們整頓部隊，又發動一次反攻，再克萍鄉，進迫醴陵、蓮花、茶陵和安仁，且曾一度會攻耒陽，另一部則挺進到耒水，策應衡陽近郊的激戰。

方先覺的第十軍，在頑敵大包圍的態勢下，寸土必爭，誓死不退，完成了近代戰史上的奇迹，苦守衡陽四十天，衡陽全城，成爲一片焦土，而慷慨壯烈的第十軍，犧牲殆盡，這真是抗戰中可歌可泣的一頁史詩。

長沙和衡陽相繼失守，中外震動，釀成抗戰勝利前夕最黑暗的一段時期，此次慘痛失敗，最重大的損失不在湖南一省兵略要地盡失，而是集全國精英的國軍百戰勁旅，幾已犧牲大半。因此，緊接下來的桂柳會戰，大本營簡直無兵可用，以至於釀成湘桂柳大撤退的慘劇，軍民死傷，何止十萬，情勢最危殆的時候，抗戰中心，全國精

神堡壘所在地的陪都重慶，竟然有遷都西昌的傳說，牽一髮而動全身影響之大，豈在若干地區之失陷而已！

我率領丁治磐、楊漢域兩個軍，西南走寧岡，再從寧岡回湘南，執行長官部抵拒敵軍竄擾耒陽一帶的命令，人馬不全，迭經血戰，這才奉命開往桂林，當時連湘南重鎮衡陽都已經陷敵了。薛長官退到粵漢路上的柳州與宜章之間，宜章是湘粵兩省的邊境，和薛長官的家鄉廣林樂昌縣相接壤。

因為我軍邁道入桂，要從郴州西走桂陽、新田到零陵（永州），這才踏上湘桂公路。一口氣開到藍山，山巒起伏，連縣數百里，形勢極為險惡，我的部下不放心，停駐在這裏，他們要等到和我會合，再往廣西開拔。

晤趙恒惕把臂言歡

無意間，和一別十餘年的故人重晤，他率領手下文武官員，親自主持熱烈壯觀的歡迎會。席間對我駐湘七年，經營勞勩，浴血苦戰的勞績，備加讚揚，使我頗感惶恐，公誼之後，又繼之以私交，他邀我參加私宴，竟夕歡談，以迄深夜。

這位故交，就是我尊稱他為老哥的趙恒惕先生，他正住在藍山。

撥歸我二十七集團軍麾下的王澤濬一軍，軍長王澤濬是我舊部王纘緒的少君，我對這年青有為的世侄相當欣賞，但是他始終為他父親當年反叛我的那件舊事，耿耿於懷，同時王纘緒愛子情切，總怕我會念舊惡，不會善待他的少君。王澤濬隨我在藍山，他父親給他拍了一通密電，於是王澤濬和我不告而別，率領他那一軍人，悄悄溜走，到宜章那邊去了。

我聽到消息，只好一笑置之。與此同時，薛長官補頒一道命令，令我整師入桂。

大軍在藍山住了兩星期，到了民國三十三年八月，我們和趙恒惕先生，以及盛情招待的湖南省政府人員，依

依道別。大軍西上道州、永明。這時候我們無法再走湘桂公路了，因為那邊的情形已很混亂，為安全轉進着想，我們只好翻山越嶺，由桃川下龍虎關要隘，循恭城開赴平樂。平樂已在桂江之濱，和「山水甲桂林」的陽朔，算是相當的接近。

遵照中央的指令，我們被派參加桂林防衛戰，中央指定我們先到荔浦，加以整補，我們在荔浦住了一個半月。在廣西我們初次看到了美國軍隊，因為當時太平洋戰爭爆發已久，早已成了同盟國軍合力併擊日本的態勢，委員長 蔣公擔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，實際上也就是亞洲大陸的統帥，在此區域，各國部隊都要服從他的調遣。美國部隊開到廣西，他們是奉命來支持桂林保衛戰的。

廣西存置的軍械彈藥真多，我所統領的三個軍，很快便獲得了一半以上的補充。我把部隊重新調整，一切準備就緒，這才由荔浦開往桂林，兼程趕去參加戰鬪序列。

桂柳會戰，時間是從民國卅三年九月上旬，到同年十二月中旬。

敵方所出動的兵力，又分三路，湘桂線上，計有第三、第十三、第四十、第五十八、第一一六——五個師團，再加上第六騎兵旅團，計達十餘萬人。進薄梧州的西江方面有，第三十二、第一〇四——兩個師團，約為三萬餘眾，此外，在雷州半島虛張聲勢的，還有第二十二旅團，約三四千人。

我們國軍的佈署，照當時軍令部的作戰命令：一、楊森兵團，二十軍，二十六軍，四十四軍，應取道寧遠，零陵間，向道縣前進，側面阻敵進犯，並準備參加桂柳決戰。

事實上，王澤濬的四十四軍殘部，已經脫離我的建制，南下樂昌，和薛岳長官會合去了。二十軍與二十六軍，送經轉戰，實力僅剩四分之一還不到。所謂兩個軍，充其量不過一個師而已。

二、新成立的李玉堂兵團，轄第十軍、第六十二軍、第七十九軍，於湘桂路延滯敵軍行動。問題是，第十軍

已在衡陽拼光了，六二、七九兩個軍，也祇有一兩個師的實力。

三、第四軍、第卅一軍、第四十六軍置桂林。這四個軍倒是完整的，第四軍是張發奎的部隊，號稱鐵軍，從北伐起，便卓有聲威，三十一軍、四十六軍是桂軍，保衛桑梓，在他們是義不容辭。

四、第一七五師置柳州。

拿以上的部署作分析，第一二路最多只有三個師的實力，第三路是完整無缺的雄師，準此，我們的總兵力僅祇六七萬人，以量來比，敵軍可謂兩倍於我。

九月下旬的態勢是：湘桂邊境要隘黃沙河，全縣失守，梧州被攻，容縣亦已易手。

九戰區轉用的各軍，包括第二十軍、二十六軍、三十七軍、七十一軍、四十四軍、六十二軍算是由我統率入桂，實則這些部隊並未和我取得聯絡。第七戰區抽調來的第六十二軍，也在同時開入廣西。

軍令部調查結果，參與長衡會戰的各級部隊，兵力不及四分之一，同時，由於嚴重缺乏交通工具，大部隊的行動唯有牛步化，遲緩已極，敵軍以機械化部隊為前導，從容乘隙而入，竄抵桂境。

十月一日，敵軍進薄興安、桂林、平樂、平南和丹竹，企圖兩路會合，攻陷桂林柳州，當其時，只有我率軍發動側擊，稍微阻遏一下日軍的攻勢，趁此機會，我將部隊集中於平樂、荔浦和陽朔一帶，我們的主要任務是迎拒翻越都龐嶺而來的，由湘桂邊境竄過龍虎關的敵軍，將他們消滅，因為這一支軍如果到了陽朔附近，就可以由南向北仰攻，對於桂林省城，形成極大的威脅。

焦土抗戰火燒桂林

廣西多山，土質瘠薄，物產素稱不豐。但是自陽朔到桂林的灘水兩岸，山清水秀，綠野如茵，大有江南風光

俗稱：「桂林山水甲天下，陽朔山水甲桂林」，實地往遊，不過如此，陽朔縣城很小，幽靜得像是一座小村，也有些達官要人的別墅，座落在花木圍繞之中，只是規模並不怎麼壯觀，廣西人民的崇尚儉樸，於此可見一斑。

長衡之敗，軍民一概遭殃，驚天地泣鬼神的流亡曲，在此譜出了第一章，軍隊在流亡，老百姓也在流亡，數以萬計的難民羣，爲了不甘忍受異族的欺凌與統治，拋棄田園，拋棄家鄉，沿着由湖南進廣西的大小路徑，扶老携幼，長途跋涉，一路風聲鶴唳，杯弓蛇影，謠言多如牛毛；——軍隊零零落落，三三兩兩，只曉得儘速往西南方撤退，沒有給養，沒有交通工具，他們自顧不暇，眼睜睜望着老百姓冒死前進，甚至餓斃路畔，輾轉溝渠，內心十二萬分的痛苦，然而，確實是愛莫能助，徒呼奈何。

在陽朔、平樂、荔浦一線駐防的時候，每天都可以看到成羣結隊，精疲力竭的難民，潮水般湧來，有的人衣服財物都丟光了，有的人甚至把懷抱中的嬰兒都拋掉，因爲他們實在不勝負擔。我看他們壯志可歎，處境實在太可憫，想盡方法供應他們一些飯食茶水，稍稍指導他們路徑，儘可能調些車輛運送他們之間病弱婦孺，然而我們都以本身的給養已經有限，分一杯羹，杯水車薪，實在無濟于事，後來實在救不勝救，濟不勝濟，我只好慨乎長嘆，回想湘民何辜，遭此大難！

十月間，我奉命退守桂林，廿七日，敵人集結三個師團，向桂林猛撲，我方對桂林保衛戰的部署，已經初步完成。抵抗到十一月四日，敵人用毒氣猛攻七星岩，我軍死傷纍纍，忍痛棄守，敵人據七星岩後，立即用大砲猛轟桂林街市，落彈相當的密，部隊忙于作戰，還要幫助老百姓救傷。

黃旭初時任廣西省政府主席，白崇禧在當桂林行轅主任，我們相互仰慕已久，初次相見，極爲歡洽。攻防戰尚未開始時，白崇禧邀集黃旭初和我，舉行軍事會議，竟日討論桂林守與不守的問題。他即席宣佈說：大本營的意旨，鑒於湖南新敗，薛岳南撤，當時全國的兵力已經不多，外線作戰，消耗太大，因此指示我們，應以保全實

力爲最高原則。我瞭解大本營的苦衷，以及通盤作戰的重要，因此，在會議席上，我也主張棄守桂柳。

白崇禧和黃旭初都贊同我的意見，終於決定將全省部隊轉進貴州，從容部署，期諸來日給予敵軍更重的打擊，桂柳既將放棄，少不得又要堅壁清野，焦土抗戰，自己先放起火來，以免留下物資資敵。桂林大火的那一夜，我住在白崇禧的大公館裏，親見火光燭天，名城桂林燬于一夜之間。當時我的心中，真有說不出的難過。

燒桂林的那晚，好些大綢緞莊，紛紛把他們的布疋搬出來，送給軍隊，因爲送掉總比燒了的好。可是軍隊那裏要得完那麼多的布？結果多一半還是陪同桂林名城，一把火燒得精光。

桂林燒了，我部沿黔桂鐵路，乘火車向柳州撤退，卻不料途中竟發生一樁空前未有的大車禍，使我部官兵受了極大的傷損。

那時候敵機竟日肆虐，逡巡于桂柳上空，任何軍事目標，一經他們發現，必定立予炸射破壞，因此我們白天無法活動，連軍運都要等到夜晚進行。

輪到我軍出發的那一晚，一長列火車載的都是我軍人員配備，站務司車調度車廂，忽前忽後，拉來拉去，由於經驗不足，難免有點手忙腳亂。作爲我司令部的那一節車，本來是在最後面的，調了半天卻竟調在最前面了，於是，火車頭反而落到了我們的後頭。

桂林車站負責人，爲了這一件事，特地找到我的車上來道歉，我還坦然的說：

「這有什麼關係？反正要以行車的便利爲原則。我們都是外行，請你們盡管相機處理。」

他很歡喜的啾啾而退，一揮綠燈，列車蠕蠕的向柳州行駛。

桂柳途中驚人車禍

半路上，有兩節車廂的鈎沒有搭牢，牽引力一大，脫開了，因此就有好幾節車，和整列火車脫離，副官匆匆的來報告我說：

「總司令，後半截車廂脫掉了！」

我一驚，急急問他：車長是不是有什麼辦法趕緊去把它們拉回來。

副官又說：所以現在我們這幾截停了車，火車頭到後面去接他們了。

我望了望車窗，黑黝黝的，遠山近樹一概不見，我正在就心，暗想千萬不要在這時候發生什麼意外，然而，倏的轟然一聲巨響，猶如霹靂忽作，山崩地裂，車廂也在猛烈的搖擺起來。

我一跳，跳到車門口，扭開把手，躍出車外，四週仍是漆黑一片，但是耳朶中充滿了驚駭呼叫的聲音，我派人趕緊到後面去查問，他們帶回給我傷心悲慟的噩耗。

原來行車人員缺乏常識，後面雖然脫掉了若干節車廂，但是這些車廂由於物理學上的慣性作用，還在快速的向前滑動，黑暗中什麼都看不見，火車頭拉了前半截列車倒轉去接，前半截和後半截正好猛力一撞，衝力太大，把前幾節車朝半空中急推上去，因此一節車對一節車，深深鏝入，車中人馬，於是支離破碎，屍首狼藉。

這真是無比慘痛的一次教訓，我們的人馬裝備，損失不可勝計，當時已近天明，我命令司機趕快先把前半截車拉開，再用起重機將損壞的車廂一一拉起，推到軌道外面，同時又搶救傷患，辦理善後，但是天色越來越亮，情況十分緊急，挨到敵機一來，看到這個亂哄哄的場面，必定會大施炸射，後果就不堪設想。我在千鈞一髮之際，只得指定人員留在現場監督指揮一切，我吩咐他們，最要緊的是趕快把車禍現場加以掩蔽偽裝，以免被敵機發現。然後，我令前半截車駛離現場，趕往柳州。

經過柳州鐵橋，看見軌道兩旁，遍插紅旗，竊地想起一件心事，民國廿六年上海大撤退的時候，奉命破壞的

人員不等部隊開過，先就把橋炸了，搞得後面來的部隊無路可走，只好四散潰逃。我唯恐當年怵目驚心的往事，如今又會重演，特地叫車長停車，我親自下來，找到負責執行炸橋的一位低級軍官，我命令他說：

「後面還有無數的人馬和輜重，這座橋一定要在二十四小時以後才准破壞。」

「那不行啊？」那軍官愁眉苦臉的說：「這座橋照規定馬上就要炸了，何況，你們部隊一走，我們留在這裏又怎麼辦呢？」

「我告訴你後面還有大批部隊！」我發急的說：「二十四小時以後炸橋，這是我給你的命令，如果你不聽，我唯有拿你軍法從事。」

說罷，我匆匆上車，想了想，還是不放心，這位軍官眼見兵荒馬亂，未必肯聽我這道臨時命令，於是我又派一位副官，留下來，監視他們按照我的命令執行任務。

那曉得，我們這列火車剛剛通過鐵橋，後面傳來天崩地裂的連聲巨響，車廂猛烈搖晃，就像是火山爆發，引起地震，我心知這下完了，鐵橋準定已被全部炸毀，回頭一看，可不是嗎？橋兩端的鋼架，正在徐徐的向河心滑沉。

我氣忿萬分，卻是毫無辦法可想，即使下令查辦那個貽誤軍機，罪該萬死的小軍官，又能到那裏去抓他。

到柳江的當天晚上，被我派去監視炸橋的副官回來了，他混身水淋淋的，狀至狼狽。他報告我說：他奉命以後，跑到橋那頭去看住通電流爆炸的地方，可是他才跑到橋中央，轟隆轟隆幾聲響，橋身立刻分段炸裂，幸好他腳下沒有炸藥，但是威力過猛，正當他抱住一根鋼柱，那鋼柱驕地一飛冲天，把他連人帶柱彈上了半空中，然後畢直下墜，顛巍巍的插在河心，於是他才爬下鋼柱，泗水逃到岸邊。

廿四小時之內，後面那半截車一定可以開上來，鐵橋已炸，叫他們如何飛渡柳江？我採取緊急措施，集中工

兵全力搭建浮橋，兩天以後，這些歷經艱危的隊伍，方始進入柳州，行李輜重，也都幸獲保全。

爲了避免轟炸，我的司令部設在柳州兵工廠的大山洞裏，我以丁治磐的一師守城，中央撥一支重砲兵團，劃歸我指揮，我把他們佈置在馬鞍山上，那裏的形勢，可以控制全城。

張發奎來共同作戰

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張發奎駐在柳州，我和他研商軍事部署，他的意下，柳州是西南名城，而這次日軍由湘侵桂，一定是假道而仰攻貴陽，但是桂林不戰而退，柳州又棄而不守，這樣等於日本人兵不血刃的進佔廣西全境，所以他堅持主張必要時寧可犧牲一個師，在柳州跟敵軍一拼。

我不贊成，因爲現在拱衛陪都的兵力已經不多，大本營既然命令我們應以保全實力爲原則。我把我的意見一提，張發奎卻怫然不悅，他說：

「那麼，一切由你負責！」

責任我是負得起的，不過，我和他合作伊始，同僚間鬧出意氣之爭，將來必定還有許多掣肘的事情，造成更大的損失，那就不是同舟共濟之道了。於是，我忍讓一點，命丁治磐撥出一個師，在柳州正北一站之遙的大塘，趕築工事，以便固守，而以柳州爲前哨。

大塘後面，河渠交錯，星羅棋佈，我置一師人在這裏，祇是叫他們盡力而爲，抵抗幾陣，實際上並不完全遵照張發奎的意思，讓他們毫無必要的以身殉城。因此，我必需預先安排好他們的撤退之路，我派出工兵，在所有的要道上架設橋樑。

柳州保衛戰，是以我的部隊爲主體，從十月底起始，我部漸漸的向柳州集中，當時我的作戰計劃，派第二十

六軍守城，第三十七軍協同二十六軍一部，佔領柳江西岸的陣地，二十軍且守外圍據點，夏威集團軍連繫會守。十一月初，連日陰雨連綿，地滑如油，最前方的夏集團軍，被敵人從桂林南下的大軍制壓，無法移動。因此敵軍乘勢南下，十一月十四日突破夏集團的永福陣地，柳州一夕數驚，正好在這千鈞一髮之際，楊漢域帶的第二十軍，在修仁和日軍第三師團狹路相逢。二十軍和第三師團是死敵，從鄂南、湖北一直拼力纏鬪到廣西，向來總是第三師團吃二十軍的虧，打過無數次敗仗。這一回二十軍兵員缺乏，武器窳劣，偏偏和這支死對頭遭遇，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紅，第三師團硬把二十軍緊纏不放，展開你死我活的一場惡戰，於是，絆住了二十軍協守柳州外圍據點的重大任務。

十一月六日，柳州保衛戰開始，二十六軍孤軍奮戰，馬鞍山上的砲兵爲阻敵於柳江南岸，一陣砲打過去，這才發現重砲的效率太差，運轉又極不靈便，而我們的前敵部隊，起先對於重砲的估價太高，於是戰火一開，兩支部隊叫苦連天，敵人排山倒海的衝來，這邊的火力根本就制不了他們。

苦戰四天，九日，敵軍突破柳州據點，廿六軍有兩個團被敵人包圍，左衝右突，無法脫離日軍的火網，損失慘重。

我一看這個戰没法打，便接受指揮官的要求，將部隊和砲兵，一概撤到後面的大塘防線。

砲彈打到了我腳邊

桂軍海競強的一個師，駐在羅城與宜山，本來是掩護我們撤退的第二線，也劃歸我指揮。柳州戰起，他便來電話說他的位置太突出，想往後面撤，我請他先撤到忻城。柳州失陷，大軍按照原定計劃退入貴州，應該在荔波、獨山一帶，和廣西相鄰的地方停止，重新佈署防務，再利用有利地形，與敵接戰。

海師長一退，我的後方頓成空虛，而且自從我准許他退守忻城，司令部已有兩三天不會和他連絡，因此我心裏不無惴惴，就怕他不可靠，不遵我的命令，退到更遠的地方去。

我帶了二十軍和二十六軍，轉進三岔、中脈、小長安之線，快到天河的那一天路程，所走的都是高山峻嶺間的羊腸小道，路窄坡陡，人馬困頓萬分，當晚我見到人人疲態畢露，難以支撐，只好隨便找個小鎮宿營，雖然明知附近不會有敵人，但是爲了防範土匪和搶槍的老百姓，我仍舊派出斥埃和守衛，認真戒備。

把大隊人馬剛安頓好，斥埃回來報告，說是距離天河二十里，就在我們前面不遠之處，有一塊平陽大壩，壩上紮篷，駐有無數人馬，也在那裏宿夜。到底是友軍還是敵軍，一時也分辨不清。

我心想，海師長充其量不過在三天前撤離羅城宜山，敵人再快，也不可能抄到我們前面，因此根據我的判斷，鄰近駐紮的，一定是友軍，爲時已晏，沒有什麼特殊緊使事情，就等到明天早晨，切取連絡也罷。

人困馬乏，休息了一夜。天亮後，我們還要等待落後的電臺和衛生隊，他們一到齊，大軍又要出發。然而就在八九點鐘的時候，電臺方面驟然槍聲四起，一聽聲音，就曉得是敵軍普遍使用的重機關槍，這一下，可把我嚇了一大跳，立派特務營去查探究竟，俄頃回報，昨夜和我們相距咫尺，一道紮營的，居然正是敵軍。這可見海師長實在退得太快，因而使我們的衛生隊被俘，電臺已被包圍。

我聞言出了一身冷汗，真是好險好險，立派一彪軍，解了電臺的圍，然後和敵軍短兵相接，惡狠狠的打了一天，雙方各有死傷，一到晚上，我下令照原定方向，繼續往貴州撤退。

部隊開始移動，我從借住的民房，匆匆出外，騎馬進發，左腳剛一踏出房門，就聽到「咻——」的尖亢長鳴，我大叫一聲不好，身子一挫，眼見一顆砲彈，落在我的腳邊，它在地面滾了兩滾，方始停止不動。

衛士們看得呆了，清醒過來，紛紛的向我道賀：

「到底是總司令命大福大，砲彈打到腳邊，居然它就不炸！」

我說算了算了，我們還是趕緊走吧。

入天河，千山萬水，曲徑鳥道，我們總算到達荔波與獨山，而這一支跟我們親密得很的敵軍，卻在遶道荔波之後，就此停止前進。

在獨山，我們奉命到軍械庫領取槍械子彈，以資補充，當時領得機槍三十挺、步槍一千支、子彈二十萬發。

我部下一看庫裏的槍械還多得很，回來報告我。我知道獨山附近只有我的部隊，敵人一來，無論是留下或者破壞，豈不是太可惜了。於是我親自去辦交涉，希望能夠把軍械全部交給我們。

回答是：不行，因為沒有得到上級的許可。

我趕緊請示大本營，大本營的批示說：當然可以盡量取用，我再找軍械庫管理人員，他們照樣把釘子給我碰，說是這樣不合手續，他們並沒有接到上級的通知，我氣急了，大聲的質問他們：

「有軍火彈藥，你們不肯發給部隊，敵人打來了，你們搬又搬不走，那又怎麼辦？」

他們的答覆，真是洒脫之至：

「搬不走，我們寧願炸掉！」

我無話可說，憤然離去。後來我回重慶，曾經將這件事當面報告委員長，蔣先生聽了也很生氣，他下了一道手令：嗣後在任何戰區，當地的一切事宜，都要遵從最高軍事官的節制。

且戰且退節節抵抗

我從十一月十二日起，一路且戰且退，節節抵抗，一面向龍江河轉移，就在這時，由柳州向西進犯的一支日

軍，大約有三千餘人，竄大浦，急攻宜山，我的二十軍已經進到宜山以北了，四十六軍還在後頭，大本營要我們就地拒敵，十五日宜山失陷，我退守在他們北邊，也就是天河一線，使他們無法北進。四十六軍方面，則因爲左側感受威脅，被迫向宜山東南地區移動。不久，我們又奉命往守由安馬鄉到羅城之線，羅城在天河東南，地勢很高，大本營的意思，大概是要我們堵截柳州、宜山兩路敵軍往北路攻打。

卅七軍和廿六軍之一部，退守宜山以西的懷遠和北旺，懷遠在黔桂鐵路線上，地位相當衝要，但是廿六軍還不會到達，三十七軍猶在北旺附近，敵軍已經攻到懷遠鎮外，當時懷遠鎮上只有工兵第八團、砲兵十四團的一個連，戰砲總隊一個連，再就是停在那裏的五輛戰車，這裏面沒有一名步兵，在強敵壓境的時候，他們就這麼臨時拼湊起來，猛烈抵抗，誓死不退，居然抵拒強大敵軍前後歷時五天的猛烈攻勢，最後敵軍還是拿他們無法，只好轉移主力，從安馬附近竄過去，繼續西侵。

三十七軍也是只有部份兵力在北旺，抵擋不住佔盡優勢的敵軍，於是有一聯隊敵軍迂迴到達金城江，在車站堆積如山的輜重，以及萬萬千無法撤退的難民，悉數落入敵軍之手。

十一月二十日，大本營重新佈署，二十七集團軍固守金城江以西，到思恩的一線，以資確保黎明關。黎明關在黔桂邊界，山環水複之中，它是貴州西南的屏障，這一處險隘再要失守，陪都方面更不知要怎樣的驚惶。

從十一月二十日守到月底，足足守了十天，這時候，湯伯恩調集各路大軍，兼程馳援，十一月三十日，他派軍接替我的防務，自長衡會戰以來，至此始算是有了建制完整的部隊，從容拒敵於黔桂之間。

然而當時情況確實危急萬分，沿黔桂鐵路長驅直入的敵軍，已經陷獨山，下八寨，一逕打到雷山、榕江，進入貴州的心臟地帶。我都退到了都勻、麻江，準備率領殘衆，與陣地共存亡了。湯恩伯到了，我真是大大的鬆了一口氣。

趁着援軍抵達，士氣昂揚，我重整殘部，勇往直前，幾度猛攻，總算將士用命，爲我攻下了雷山、榕江，和原在我手的鎮遠，構成一個鐵三角防區，我雙手移交湯將軍，藉以證明，我們師老而兵不疲。

這一次惡戰，從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廿六日，敵人兵分三路，直下長衡，然後到同年十二月初，我移交黔中防務，時間長達六個月，由五月初夏，打到了臘月飛霜。我統率殘破不全的第二十七集團軍，轉戰湖南、江西、廣西、貴州四省，大小百餘戰，於役數千里，幾經顛沛，眼見藩籬盡撤，損兵折將，最嚴重的時期陪都爲之震動，抗戰以來，敗局從無此次之慘，軍民犧牲獨以斯役爲衆，認真檢討，非戰之罪也，實人謀之不臧，有以爲之，越發如此。越是難以遏忍我內心的悲痛。

第三方面軍總司令湯恩伯，臨危受命，遠自西安趕來，桂林失守的那天，他在重慶，奉到蔣先生的面諭，連夜急馳貴陽，那時候，他的部隊，僅有孫元良的一個集團軍，剛剛由陝入川，他單槍匹馬，到貴陽就任湘桂黔三省邊區總司令。十一月中旬，孫元良集團軍方自重慶出發，而前線軍情緊急，我們苦盼援軍，無異度日如年，最後，我橫一橫心，決心一死報國，而孫部於焉惠然來臨。大本營頒下命令，認爲我軍轉戰日久；爲整補戰力，應即向北撤退。湯恩伯大軍一到，日軍亦以戰線拉得太多，供應不繼，兵員缺乏，早呈強弩之末，不足以穿魯縞之勢，雙方相持很久，在此相待時期，桂柳會戰也就宣告結束。

最可哀的難民羣

時至今日，猶憶死守都勻、麻江的那一段時期，天寒地凍，將士衣食不週。我所統率的大軍，幾乎找不出一個完整的單位，而強敵環伺，猛攻不已，我爲了振奮士氣軍心，日夜不休的在最前線巡視，勉勵官兵，爲國前驅，奮勇殺賊。當時所憑恃的，唯有一片孤臣孽子之心。我想全軍上下，可能人人都抱有和我相同的心理，否則，

一支敗兵猶能轉戰萬里，屢挫敵鋒，未免就太不可思議了。

回首當年，最最令人怵目驚心，心酸難忍的，還是那些義不帝秦，死且不畏的大批難民羣。

難民以湘桂兩省的老百姓居多，湖南人循湘桂公路，翻危峯絕嶺，一路上凍餒而死，輾轉溝渠，可以說無處無之，敵軍迅速入桂侵略，又造成了千百萬衆的難民，蜂湧般的北上貴州，以至重慶。這一次難民潮的瀾大壯觀，悲壯激昂，曾有人譽之爲「中華民族最壯麗的史詩」。

在柳州車站，大軍行將撤退的剎那，數萬難民佔據了所有的車廂，他們不分男女老幼，只願逃出家鄉，站着、坐着、躺着、縮着，只要有方寸容身之地，可以隨車撤走，他們死也不肯放棄。沒有吃的，沒有喝的，甚至連大小便都從就地解決，年青貌美的太太、小姐，當衆便溺，不顧羞恥，那時候真是毫不足奇。

那時候，幾乎東方的太陽一出，日本軍機便接踵來到，不恤民命，濫施炸射，我一再告示，派人曉諭勸促，請難民們不要在火車站聚集，徒然給敵機製造顯着的屠殺目標，敵機真也一天天的炸死成千累萬人，可是他們依然不退，不走。

我自柳州撤退的那一天，司令部掛了一節專用車廂，我到柳州車站一看，車頂上密密麻麻的坐滿了難民，車身下，鐵輪與底板的咫尺之間，竟然也有數不勝數的「黃牛」客，他們或她們，用一條粗麻繩，把自己牢牢的縛在某一點，就此以爲走得成了。

我心中萬分着急，萬分傷痛，我親自爬到車頂，鑽進車肚，向那些急於撤退，不計生死的難胞曉諭利害，車身一動，車頂上的人坐不住，其結果必然是摔得粉身碎骨，繩子一斷，擦及路面或鐵軌，車肚裏的人也只有死路一條，然而不管我說得多麼情詞懇切，唇蔽舌焦，他們依然置之不理。

火車開了，一路上耳中只聽到慘呼驚叫，悲泣呻吟，有人在鐵橋上被支柱掛走，有人繩斷身落，轉瞬間被後

面的車輪輾成一片血肉模糊。中華兒女，至此面臨最慘烈的噩運。

然而，最慘慘的死事，仍還阻止不了中華兒女求生存，爭自由的決心，只要火車通過，沿途有人看見，不論男女老幼，不論斷手殘足，都會手足並用爬上車來捨命相隨，秋末多初，黔桂邊境嚴霜飛雪，像那麼樣難以承足的冰雪大山，難民羣照樣前仆後繼的爬過去，

我爲他們的偉大精神深深感動，捨身取義，沒有人表現得比他們更澈底也。他們寧願慘死，也不甘落於敵人之手，這是民族的正氣，國家的希望。因此，我接二連三的打電話到貴陽，督促他們趕緊派車來接運難民，同時我又電呈 蔣先生，請他特派大員，撫輯流亡。

一 蔣先生於是特派張道藩先生，兼程下黔處理難民事宜。張道藩是貴州盤縣人，那一次，他爲地方桑梓做了不少的事情。

就在這時候，最高統帥蔣先生拍來電報，命我到重慶述職。抵渝後，中央旋不久便發表我爲貴州省主席。便在抗戰勝利即將來臨，黎明前的大黑暗時期，我暫時結束了二十年的沙場征戰生涯。